



凍水記聞下



拓跋諒祚嘉祐七年諒祚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峰爲副使稱左  
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尚主及乞國子監所印諸書釋氏  
經一藏并譯經僧及幞頭工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  
并幞頭尚主辭以昔嘗賜姓其餘皆托辭以拒之夏當遣使者賜  
諒祚生辰禮物初命內殿承制余允臺官上言允本庖人更乞擇  
使者乃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初入境虜館宗道於西室逆者至  
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逆者曰主人居右  
禮之常也天使何疑宗道曰僕與夏主比肩以事

天子若夏主自來當相為賓主尔陪臣也安得為主人當循故事  
僕居上位事久不決虜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有一  
首耳未日已別家人而來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  
其所矣但恐夏國必不敢爾逆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尔  
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自云虜國之歡如魚水  
宗道曰然則大朝水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於內帑借錢一百二十萬紬絹七十萬銀四十萬錦綺二十萬助十分  
之七

亦張鞏建議大興狹河之役使西俱闊百五十尺所修自京東抵南京

以東已狹更不修也今歲所修止於開封境

王臨云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寧護喪事凌蔑諸子所饋遺近萬緡而心猶未  
厭故奏宗懿不孝坐奪俸黜官

癸未皇子猶堅卧不肯入有興宗 責之曰汝為人臣子豈得堅拒  
君父之命而終不受邪我非不能與衆執汝強置於有興恐使  
汝遂失臣子之義陷於惡名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慟哭而就

有興 王樂道

又云令教授周孟陽作讓知宗正表每一表向之金十兩孟陽辭皇子  
曰此不足為謝侯得請方當厚酬耳凡十八表孟陽獲十餘緡

丁正臣曰皇子堅拜新命孟陽使人謂之曰君已有此迹若使中人別有所奏君獨能無患乎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國疲弊陰謀入寇朝廷聞之十月始修河北諸州城又籍民爲壯強以備之又籍陝西河東民爲鄉弓手時天下久承平忽聞點兵民情驚擾勅諭以今民兵止令守衛慮有不逞之徒妄相驚扇云官欲文面爲兵發之戍邊有爲此言者聽人告捕當以其家財充賞

二年正月契丹大發兵屯幽薊間先遣其宣徽南院使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奉書入見己巳邊吏以聞朝廷爲之睥食壬申以右

正言知制誥富弼假中書舍人充接待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具州久未下

上深以爲憂問於兩府叅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具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唯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中覆

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具州擒王則初彥博至具州與明鎬督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柄請穴地以攻彥博許之具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下潛穿穴弃土於水

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城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二百命指揮使將之嚼枚自穴中入有帳前虞候揚遂請行許之遂曰軍中有病歿者數人此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登城者不能距頻引却揚遂力戰身被十餘創援創刺牛牛却走殘賊賊遂潰王則張繼卜吉與其黨突圍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着花幙頭軍士爭趨之部署王信恐則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繼吉死於亂兵不知所在彥博請之斬則於北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遂

檻車送京師另於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班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寨朝廷以延州堡寨多徒分兵力其遠不足守者悉弃之而虜益內侵焉邊患大理寺丞簽暑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里有故寬之州城修之東可通河東運路北可扼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無井鑿地百五十天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鑿衆以爲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邪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錢凡過石數重水乃大發既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者効之皆得水詔名其

城曰青澗以世衡為內殿承制知城事

出布文所作墓誌表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世衡少尚氣節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扶人不使執拘之使自凭闌立塼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塼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下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廷其親識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王志後通判鳳州知州王蒙正章獻太后姻家也嘗以私于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使詣闕訟究而陰為之內助世衡坐流竇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紘奏雪其罪復衛尉寺丞墓誌云後知澠池縣葺館舍

設什器乃至砧臼匕筯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自見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縣令幹剪髮如手搏者駢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令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趣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摧數皆此類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徑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

過失亦使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  
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管之撫養老屬親入其得歡心爭為  
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  
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疆於延州諸寨中獨  
不求盜兵運芻糧梁云亦出墓誌洛苑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為屬吏所  
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郵延略使龐公奏世衡拔荆棘立  
青澗若一匕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指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  
徒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賜鐵石也今日為公  
下淚矣類云慶曆二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焉環慶經略使環

州屬羗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羗羗心而青澗城  
已完固乃奏從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  
出見州官問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尉勞部落是夕雪深立  
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  
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驚起之奴訛  
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丁不疑我耶帥部落羅  
拜皆感激心服出墓誌胡首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

當夜與息欽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替於壁隙窺之  
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居欽

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郭固云生卷歸附去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袍帶無復貳

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敢去遂不敢犯

舉云亦  
出墓誌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能得

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詞得

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以為間也

舉云

環原之間屬羗有明

珠戒臧康奴三種最大素號猾猾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

不可人常為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於夏虜三川之間有古細

晉城慶曆四年叅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

州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夏虜以故未及出兵爭之世衡

以錢戰士晝夜板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

為汝禦寇三種既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

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羗朝夕聚哭其柩者數日青澗環

州吏民及屬羗皆畫像事之八子古診詠詔諤訢記誼

出墓誌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為間與之飲

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

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

真可也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審令之舅野利旺赤及剛浪陵



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為氏服齋書詣旺榮旦遣之  
棗及晝龜旺榮錄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  
耻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遺邊將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  
曰卿者种洛苑書意欲更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  
時龐公為經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  
奏嵩除三班借職衆云及自見

東染院使种世衡長子古初抗志不仕慕叔父放之為人既而人莫之  
省皇祐詣闕自言父世衡遣王嵩入夏虜離間其用事臣野利  
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稱臣請服經略使龐籍掩臣

父之功自取兩府龐公時為樞密使奏稱嵩入虜境即被囚元  
昊委任旺榮如故及元昊請服之時先令旺榮為書遺邊將元  
昊妻即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既稱臣後二  
年旺榮謀囚竊令娶婦之夕作亂殺元昊事覺族誅非因嵩離  
間而死臣與范仲淹韓琦皆豫受中書劄子候西事平除兩府  
既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臣專以招懷之功得兩府文書具  
在皆可驗考朝廷知古妄言猶以父功特除古天興主簿令御  
史臺押出城趨使之官其後朝廷籍其父名擢古診諤皆為將

帥官至諸同使

夏英公爲南京畝守杖人好潛加其數提點刑獄馬洵美武人也劾奏  
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輕罪有難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  
必欺罔小人潛加杖數乎詔取戒勵當時文臣皆爲英公耻之  
章卽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傳其夫人練氏知  
識過人太傳嘗出吳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大人置酒餽美姬進  
之太傳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去二將奔南唐將攻  
建州破之時太傳已平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  
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以戒士  
卒勿犯也夫人返以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

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  
不屠太傳十三子其八人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  
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惟章衡狀元及第其父亦八

房子孫繼五耳

黃好謙云

黃庠洪州人文學精贍取國子監進士解貢院奏名皆第一聲譽赫  
然天下之士皆服焉之下及就殿試病不能執筆有詔後舉就  
殿試未及期而卒揚寘字審賢兩爲國子解元貢院奏名殿庭  
唱第皆第一未除官卒馮京字當世鄂州人府解貢院殿庭皆

第一身見

康定初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復歸指  
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  
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  
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於斬頭  
願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慙懼引  
轡而返虜至圍城吉帥衆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 監押  
完成功各遷 官吉曰幸不喪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  
使女爲郭達夫人亦有明識達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常規之曰  
我與公俱老所衣食能幾何子孫皆有官公位望不輕胡爲多

藏以敗名也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解舍夜久不罷從卒輒圻馬序焉  
薪不可禁逼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圻馬之神色

自若宴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

揚希元云

故相劉沆薨贈侍中知制誥張瓌草告詞可頗薄其爲人其子僅詣  
闕累章訟寬稱壞挾私怨至訾瓌云祖奸父賊母穢妻濫瓌洎  
之孫父方回嘗以賊抵罪母妻之謗出於錢晦所訟一門萃衆  
醜一身備百惡又帥兄弟弟婦女衰經詣待漏院哭訴執政亦以  
衰贈乃朝廷恩典瓌不當加貶黜之詞五月戊子或云四月庚

午左遷知黃州然瑾亦不敢請謫

張密學奎張客省允母宋氏白之族也其夫好黃白術宋氏伺其夫出取其書并燒煉之具悉焚之夫歸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効之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愛金帛市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使讀書客至輒於窓間聽之客向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爲之設酒斝或閑話諧譚則不設也僑居常州胡樞密宿爲舉人有文行宋氏以爲必貴允少所施宋氏常藏衣冠不聽出唯胡秀才召乃給衣冠使詣之旣而二子皆登進士第仕至顯官

景元云

張密學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至終身

至和二年春仁宗寢疾不能言兩府以設道場爲名皆宿禁中專決庶政有禁卒詣開封府告大校謀爲變者府中夜封上之時富公以疾謁告惟潞公劉相王伯庸居中旦日潞公召三帥問大校平日所爲如何三帥言其謹憲潞公秉筆欲判其狀斬告變者伯庸捏其膝乃請劉相判之

仁宗寢疾兩府雖宿禁中數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召內侍都知等詰之曰主上疾有增損皆不令兩府知何也對曰禁中事不敢漏泄潞公怒曰夫子違豫海內寒心彥博等搯位兩府與國同安

危豈得衣預知也何謂漏泄顧直省官曰引都知等至中書令  
供狀今後禁中事如不令兩府知甘伏軍令諸內侍大懼日暮  
皇城諸門白下鑰都知曰汝自白兩府我當它劍不得由是禁  
中事兩府無不知者樞密使王德用開便門入中書潞公執守  
門親事官送開封府捷之明日謂同列曰昨日悔不斬守門者  
天子遣豫禁中門戶豈得妄開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  
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  
以地虎者害人之物故置地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乃置之

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名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  
少厓瘠嘗與衆客同見諫議大夫姜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  
款曲衆客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  
奇士也他日不唯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叅坐置酒待之如骨  
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

堯夫云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常  
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  
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

紹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  
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  
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  
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  
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餘  
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  
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  
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太后  
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仲淹奏以爲不可晏殊大懼召仲

淹責怒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  
稱焉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以爲生衣不  
蔽軀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整隅子石守道爲直講  
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鴈 束白誌里中聘之以補學職  
晞固辭不就故歐陽永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鴈聘黃晞晞驚  
走鄰家是也著書甚多至和中所薦於朝除試太醫助教月餘  
未及具綠袍遇疾暴卒有子甚愚曾所聚及自著書皆散無存

者

好譙云

郭后既廢京師富民陳子誠者因保慶揚太后內女入宮太后許以  
爲后也已至掖庭將進御勾當御藥院閹士良聞之遽見上方  
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讀此何爲上曰汝何問焉士良曰  
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爲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誠使  
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誠使大臣家奴僕之官也陛下若

納奴僕之女爲后豈不愧見公卿大夫上遽命出之

孫器之云  
士良自言

杜和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晚帽使公  
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  
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有二

子不憐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爲  
母匿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  
匿之重捺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  
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  
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  
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廕補官者數人仍皆  
爲之婚嫁崔揚云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叅知政事范仲淹對曰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

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

慶曆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撫陝西河東自知權要惡之者多上益厭之乃上章乞罷政事除一郡上欲聽其請章即公言於上曰仲淹素以虛名今一請而罷之恐天下皆為陛下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表謝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上從之希文果奉表謝上曰果如章得象言遂罷知邠州既而杜丞相富彥國韓維主歐陽永叔俞希道稍稍皆以事得罪矣

始平云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朝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范文正公監西溪倉建白於朝請築捍海隄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為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倫兼知泰州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至于今享其利興化之民徃徃以范為姓

慶曆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閣召中書樞密院官朝拜太祖太宗御容觀內庫瑞物因問以安邊大略移刻而罷

慶曆六年八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為叅知政事是時宰相賈昌朝陳執中議罷制育以為不可爭論於上前退而上章求解政務故有是命龐籍為樞密副使在度前籍女嫁叅知政事宋庠因言於上以親戚共事為



嫌故度得先之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全善遇之為干知韶州者舉制科知州怒以為玩已招其罪無所得唯得與希古接坐全坐違勅停任希古扶醫二十全遂閑居虔州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字安道取它州解及第景祐中為館職為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引為諫官秘書丞茹孝標喪服未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冒哀求仕不孝、標由是獲罪深恨靖、遷龍圖閣直學士王全數以書干靖求貨靖不能應其求孝標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

自詣韶州購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為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即以聞詔下虔州問王全靖陰使人諷全令避去全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於茶籠中託人餉之所託者恠其重開視竊銀而致茶於全全大怒詔至州官勸全對當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全在不從對稱希古即靖是也靖竟坐以左屯衛將軍分司

伯淳云

余靖初及第歸韶州州吏嘗鞫其獄者往見之靖不為禮吏恨之乃取靖案累以緹油置於梁上吏病且死屬其子曰此方今達官之案它日朝廷必求求之汝謹掌視慎勿去失及茹

孝標求其案之以為事在十年前必不存孝標訪於吏子竟得之伯達云

慶曆四年五月己巳徙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滑州兼涇原路部署尹洙知慶州先是資政殿學士鄭戡兼陝西四路招討經略都部署內殿宗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扈建策以為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去隴坻之內回遠恐不及事請募熟戶於山外築永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戡以狀聞命洙及著作郎董士漚薰其役會樞密副使韓琦陝西宣撫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戡知永興軍又言山林多熟戶恐城未畢而

寇至請罷之戡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占漚士庶令還漚士庶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成之洙怒以漚士庶違部署司節制命涇原路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繫漚士庶於德順軍及周詢還言二城利害與戡議同乃徙洙於慶州漚降一官士庶徙他路官特支修城禁軍弓箭手等錢有差

尹師魯謫官監復州酒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今日疾勢復增幾分可更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

遽既至師魯曰沫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殊並無所見但覺氣息漸奄就尽耳隱几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殊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黃好謙云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輔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貸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第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薨極為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西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復亦人所難也

先是詔周後柴氏每遇親郊聽奏補一人充班行至是或上言皇嗣未生蓋以國家未如古禮封二王後二月癸酉詔擇柴氏族中最長者一人除京官已在班行則換文資仍封崇義公於河

南府鄭州境內與應入差遣更給公田十頃其周室陵廟委之  
管勾歲時祭享至如知州資序即與它處差遣更取以次近親  
襲爵受官承替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祖顛盡其家貲聚書至八千卷為  
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矣  
父逢吉以暨事真宗於藩邸官至將作監丞致仕度以祀汾陰  
歲舉服勤詞學弟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州事遷太子  
中允直集賢院今上即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  
置諫官切劘治躰墾闢荒萊安集流庸以為州縣殿最章獻皇

后善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俄出知湖州事徙京西轉運使以祠  
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之兼侍讀學士又加承旨又  
兼端明殿學士國朝故事中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  
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號令皆出於今二府分兵民  
之政若錯置異同則下無適從非為國躰於是始詔軍旅重  
務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寬厚儻若不修威儀流輩  
多易之上嘗從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孰先度對曰天  
下無事則循守資序有事則簡拔才器上甚善之會諫官  
有言度承間求進者上以度言諭執政且曰度侍從十五

年而應對如是不自為地直淳厚長者也尋以度為工部侍郎  
樞密副使逾年叅知政事頃之衛士為連事連官官楊懷敏樞  
密使夏竦言於止請使御史與官官同於禁中鞠其獄不可滋  
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可忍孰不可  
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上卒後竦議未幾度  
求解政事時初置紫宸殿學士以度為之兼侍讀學士尋以紫  
宸稱呼非宜改為觀文殿學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尚書謚文簡  
度早喪妻晚年學修養之術嘗獨居靜室左右給使唯老卒一  
二人而已

慶曆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楊安國趙師民皆醇儒乃昔時  
崔遵度之比久侍經筵各宜進職於是安國加直龍圖閣仍賜  
紫又以安國新除母服家貧賜金伯兩師民充天章閣侍講仍  
賜緋

慶曆三年九月諫官蔡襄上言兩府私弟毋得見賓客若欲詢訪  
天下之事未拔奇異之才許臨時延召詔旬休許見賓客至和  
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脩又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  
之第詔從之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國子補監生發解禮部奏名皆第

入天聖八年及第嘉祐七年三月乙卯以參知政事孫抃為觀文  
殿學士同群牧制置使樞密副使趙槩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  
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吳奎為樞密副使抃以進士高第累官  
至兩制性淳厚無他材上以久任翰林擢為樞密副使多病志  
昏醫官自陳勞績求遷吏以文書白抃抃見吏衣紫誤以為  
醫官因引手案上謂曰抃數日來躰中不佳君試為診之聞者  
傳以為笑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對之拱默未嘗開一言是時樞  
密使張昇屢以老乞致仕朝論以抃次補應為樞密使恐必  
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績因進見極言其不才當置之散地

抃初不知後數日中書奏事退宰相韓琦曾公亮獨留身在後  
抃下殿謂參知政事歐陽脩曰丞相留身何也脩曰豈非奏君  
事也抃曰抃有何事脩曰韓御史言君不知邪抃乃頓首摘  
耳曰不知也因移疾請退朝廷許之

初周王持生詔選孕婦朱氏以俗乳母已而生男真宗取視之曰  
此兒豐盈亦有福相留宮中娛皇子皇子七歲薨真宗以其兒  
賜內侍者都知揚景宗為養子名曰茂實及長累歷軍職至馬  
軍副指揮使繁用其父嘗為張氏僕用幼聞父言茂實生於宮  
中或言先帝之子於上屬為凡用異幸恩賞即為表具言其事

於中衢邀茂實以表呈之茂實懼以用屬開封府以用妄言杖  
之配外州下軍然事遂流布衆庶謹然於是言事者諸名用還  
考實詔以嘉慶院為制獄案之案者言用素病心一時妄言茂  
實不上聞擅流配之請案其罪詔繫用配廣南牢城僻所連及  
者皆釋之

至和元年八月嘉慶院制獄奏軍人繁用素病心妄對張茂實陳  
牒稱茂實為皇親案豎茂實得狀當奏擅送本衙取勘茂實先  
已內不自安永出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潞州獄成知諫院張擇  
行錄問駁用非心病詔更驗定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其父  
先朝大閹也世傳先朝嘗以宮人賜之生茂實至是有卒夫对  
劉茂實言其事茂實杖而流之事遂流聞臺諫官劾茂實當上  
言而不以聞擅流配卒夫不宜典兵馬茂實不自安永出除寧  
遠軍節使知潞州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第德明奉使過  
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  
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  
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  
求福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

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平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極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省錢亦不歛於民但勝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為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万緡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

李玆云

滕宗諒知涇州用公使錢無度為臺諫所言朝廷遣使者鞠之宗

諒聞之悉焚公使曆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職徙知岳州君貺云

呂許公疾病仁宗剪髭為藥以賜之又手詔問以群臣可任兩府者其親遇如此

諫議大夫李宗諒晉侍中崧之孫也父粲崧之庶子崧之遇禍粲猶在襁褓其母投之墻外身隨以出猶是獨免崧於故相昉為從叔世居深州饒陽墳墓夾道崧在道東謂之東李昉在道西謂之西李故宗諒猶與宗諤聯名

治臣云

寶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德用充武



寧軍節度使發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獻所居第以益芳林園  
詔給其八月庚辰朔庚午武寧節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得  
於馬商陳貴契約具在非折繼宣所賣詔德用除右千牛衛上  
將軍徙知隨州仍增置隨州通判一員九月丁未折繼宣責授  
諸衛將軍徙知內地以其弟代之

寶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環慶路都部署司奏夏虜寇掠保安  
軍及延州駐泊鈴轄六宅使盧守勳等將兵擊却之各以功大  
小受賞有差散直狄青最多超四資除殿直癸酉雨水冰已解  
昭遠受詔宰倚氏孔道輔卒於澶州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鄜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  
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  
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  
曰如此是愈使感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  
賣之曰納其直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  
廢市肆復安

景祐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沙三司更更疑衍建言己亥三  
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誼譁又詣衍第詬詈亂挾瓦礫詔捕  
後衍二人杖脊配沙門島因罷沙汰

壬申以翰林學士戶部郎中吳奎為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翰林  
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克群牧使初素與歐陽脩數稱譽  
富弼於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弼既在相位素知開府異  
弼引已以登兩府既不如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州復  
徙知益州復還知開封府愈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因  
莽不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賄聞為人無志  
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千馬清善督察盜賊  
累功至班行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在外威福自恣大斫利素  
悉逐之遠方於是京師盜賊累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

亦自乞外補朝廷因而罷之

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日押出城忱故翰林侍  
讀學士偕之子少與弟慥俱有俊声忱治春秋慥治易弃先儒  
舊說務為高竒以欺駭流俗其父甚竒之與人書曰天使忱慥  
力扶周孔忱為文尤恠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言春  
秋無褒貶與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  
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撿商販江淮間以以口舌動搖  
監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刻細民江淮間甚若之至是除  
通判河府事待闕京師弟慥掌衣興安撫司機宜卒於

長安悅不往現日遊處於倡家會有告其販紗漏稅者悅自言  
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臺推鞠朝廷許之獄成以  
贖論仍勸替悅尚留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悅曰悅口談道  
義而身為沽販氣陵公卿而利交市井畜養污賤而弃遠妻孥  
故有是命

王罕儂智高犯廣州罕為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而還仲簡使  
人間道以蠟丸告急且召罕從者纔數十人問曰圍城何由  
得入城東有賊所不到處可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  
廣民擁馬求救曰賊圍城十縣民皆互相殺略死傷散野罕曰

吾聞之先父白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老  
者也乃召耆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皆亡為賊矣請  
各集以衛其家罕曰賊者多於莊客何以禦之乃召每村三大  
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二千人以自  
衛捕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之又牒知州縣令皆擅得斬  
人一夕鄉村肅然罕為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二千人缸百餘  
艘製旌旗鉦鼓長驅而下趣廣州蠻兵數十人未逆戰擊却之  
蠻皆歛兵聚於城西乃開南門作樂而入罕不視家登城子死  
於賊人之家而不哭樹鹿角於南門之西以拒蠻自是南門不

復閉矣凡糧用皆自南門而入東閔主簿黃固取拋材知新州  
侍其淵在廣州罕以其忠勇與之共守變衆數萬皆所掠二廣  
之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為火車順風以焚西門時六月城上人  
不能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罕欲從之淵奮劍責軍校曰汝曹  
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為賊所滅朝廷亦當族  
汝全部亦欲何之罕乃止士氣亦自倍壘車不能克而退提刑  
鮑軻率其衆欲過嶺北至雄州蕭勃留之乃日迎一奏又召罕  
至雄州計事罕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兌奏罕只在廣州端坐及  
奏罕退走圍解罕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受賞罕不自言黃固當

圍城時最輸力已而啓勳有不足者亦得罪淵功亦不錄罕

云王紘云

光化軍宣毅卻興逃叛慶曆四年二月庚子供奉陳曙等遷官賞  
討光化賊之功也先是知光化軍水部員外郎韓綱性苛急失  
士衆心去年九月中群盜張海等入光化軍境剽劫閭里綱部  
分宣毅軍士三百餘人被甲乘城凡十餘日城中民高賞者獻  
蒸胡酒肉以犒甲士綱以餅肉之半犒士及賜酒人一卮而斥  
賣其餘欲以其錢市兵器為守禦備軍士營遠者或不時得  
飲食而綱所給餅常至日肝燥硬可不食時有監押使臣在軍

中所部軍士不以請給曆自隨民又請獻錢以資監提軍士綱  
曰本軍之士尚無錢給之何有於監提悉辭不受軍士遂訛傳  
民獻錢以資乘城之士而知軍却之益加怨憤綱又使負察  
王德作城內布兵圖久之不成綱怒罵曰我不敢斬汝  
邪因名劄子令每日執劔待命於庭下十月三日民有入粟得  
官者駱子中通刺謁綱迎語子中不用拜軍士誤聽以為子  
中獻錢而綱辭不取時方給餅肉負察卻與叱軍士起曰汝輩  
勿食此因出屋外投蒸餅入綱庭中綱怒命覈投餅者得數人  
械繫於獄明日獄司以節狀追捕其黨卻興懼因糾率其衆盜  
取庫兵器作亂欲殺綱綱自宅後踰城逃出得小舟乘泂漢下  
數里再宿而後返與官吏皆逃興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揮使  
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行趣蜀道李美老不能行於道自經死  
興獨率其衆與商州巡檢戰殺之負察趙千及軍士百餘人自  
賊所走還光化軍與所過劫掠民居行旅及敗具元府兵於饒  
風嶺殺其將領者興元府負察趙明以衆降興聞洋州有虎  
翼兵之乃自州北循山而西州遣提賊使臣李方將虎翼兵追  
之二十九日擊破興等於壻水斬興及其黨五十餘人擒趙明  
餘黨皆潰州縣遂捕盡誅之陳曙等皆以功遷綱坐弃城除名

英州編管監押許士後追三官舒州編管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學士院奏定到郊祀天地宜止以一帝配侑  
溫成皇后廟請去扁榜自今不復命兩制祠止令本廟使臣  
行禮

慶曆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觀諸路提轉所按舉官吏務為苛刻

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保州雲翼兵士舊有特支口食通判

左待舉以為安坐冗食白轉運司戒之軍士怨怒作亂殺知州

通判都監以監主韋貴為主閉城拒命詔直定府副都部署李

昭亮沿邊都巡檢入內押班楊懷敏知定州皇城使賀州刺史

王果等討之丙辰樞密院奏保州城下諸將未有統一詔富弼

乘驛詣城下授之節制聽以便宜從事九月李昭亮楊懷敏命

侍禁郭逵以詔書入城招諭亂兵開城出降有數百後出悉誅

庚申河北都轉運使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昱之洛

職知虢州副使刑部郎中直史館張沔降充工部郎中知汝州

皆坐減雲翼食及不覺察亂兵也郭逵加閣門祗候逵凡遵以

勇力聞從劉平與夏虜戰死龍水

契丹

周革曰景德中七國自為誓書以授虜虜繼之以四言曰

孤雖不才敢遵誓約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慶曆中增歲給  
二十万更作誓書亦如之嘉祐初樞密院求誓書不獲又求  
寧化軍疆境文字亦不獲於是韓維主曰樞密院國家戎事之  
要今文書散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編輯之數年而  
畢成千餘卷得杜衍初公手錄誓書本於廢書其正本不復見  
慶曆中契丹以兵壓境欲復周世宗所取關南之地騰書中國其  
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  
定并汾興無名之師直抵幽薊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  
之其一增物二十万其一增十万其一以公主妻梁王徙与虜  
約曰能為我令元昊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万物不能者歲增  
十万物虜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願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万與  
我然須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於公主則不必耳也富公  
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趙元昊娶於野利氏立以為后生子寤令當為嗣以野利氏兄弟  
旺榮為護寧令號拽利王剛浪凌為寧令號天都主分典左右  
相兵馬貴寵用事青澗城使种世衡欲離間其君臣遣僧王松  
齋龜反書遣之曰汝曷欲歸附何不速決旺榮見之笑曰种使  
年亦長矣乃為此見戲乎囚松於窖中凡歲餘元昊雖屢入寇

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衆部落甚若之又歲災賜遣及緣邊  
交市頗貧乏思歸朝廷而耻先發慶曆二年使旺榮出松而  
問之曰我不曉种使之意欲與我通和耶即贈之衣服遣教練  
使李文貴與之偕詣世衡時龍圖閣直學士龐籍為鄜延經略  
招討使以元昊新寇涇原止之於邊不使前朝廷亦厭兵欲赦  
元昊之罪密詔籍壞之籍上言虜驕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  
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乃召文貴詣延州問狀文貴言求  
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親事朝廷甚謹由汝輩群下  
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於朝廷致彼此之民血塗原野汝民  
習於戰鬪吾民習於太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豈能保其常勝  
耶吾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過悔從善出於款誠名  
體俱正當相為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因贈遺遣歸文貴尋  
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不遜未敢復  
書請於朝廷朝廷急於民息命籍復書納而勿拒稱旺榮等  
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稱雖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  
理不可容臣不可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  
止其僭而稱其臣為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書自稱  
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



而稱之曰榮寺又請欲用小國大之禮籍曰此非邊師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以表當為導致於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勛上書稱男拜面令國元率曩霄或云即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日事君也使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上言請聽從勛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自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行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佐與從勛俱至其國更議之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臣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主歲賜絹茶銀絲合二十五萬五千元昊乃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月冊命元昊為夏國主更名曩霄趙元昊晚年嬖一尼拽利氏寵浸褻剛浪凌鬼名皆怨之甯令納剛浪凌女為婦剛浪凌兄弟謀因成婚邀元昊於帳中伏兵弑之事洩剛浪凌兄弟皆族誅甯令懼不自安慶曆八年正月辛未甯令弑元昊國人討誅之立其少子諒祚耶佐呂云拓跋亮之母本拽利之妻曩霄通焉有娠矣拽利謀殺曩霄不克曩霄殺之滅其族妻削髮為尼而生諒祚

及甯令弒曩霄國人誅甯令而立諒祚始數歲其母專制國事  
兄子沒藏獨龍為相母私幸胡人部納皆移姿橫大臣屢請誅  
之母不聽嘉祐元年九月部納皆移作亂殺國母沒藏獨龍引  
兵入宮誅之其父與充廂軍馬副使遣使就殺之

种世衡卒龐籍為樞密副使世衡子古上諫官錢彥遠書稱吾  
父離間剛浪唛使元昊誅之由是元昊失其羽翼稱臣請服今  
龐以吾父功為兩府而吾父無所褒賞彥遠為上言之籍取  
前後邊奏辨於上前曰元昊稱臣請服之時剛浪唛等方用  
事文書皆其兄弟所行稱臣後數年自以作亂被誅非因世衡  
之離間也臣曩與韓琦范仲淹俱得一日候西事平除兩府  
琦仲淹先為之既罷後臣為之非攘世衡之功而得之也朝廷  
猶以世衡有功之故除古天興尉即日勒之官

夏國酋長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衆萬餘人其第夷山先降為  
熟戶青澗城使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盃名山小  
吏李文喜受其賂許以來降名山不知也既而諤大發兵奄至  
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聞夷山呼之曰兄已約降何為如其  
姊識其聲曰汝為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為驗夷山示之手無  
一指姊曰是也名山曰我何嘗約降夷日兄已受种使金盃名

山曰金盃何在文喜方出以示之名山拔槍而哭諤遂以兵驅其部落牛羊南還衆多遁亡比至入塞纔四千餘人朝廷即除

名山諸司使郭師云

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為樞密使以為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為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却以聞韓公至陝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及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因遺書令物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鬼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逵為御史經略使以為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航任督責之逵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潰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刺手給糧以為戰兵得二千餘人郭師云文公以取綏州為無名請以易安遠塞門於夏國遣祠部郎中韓縝學夏國之臣薛老峯議於境老峯曰苟得綏州請獻安遠塞門寨縝曰其土田如何老峯曰安有遺人衣而留領袖乎縝信之入奏密院劄子下御史令追綏德戍人遷其芻糧不盡者焚之經略使郭逵以為原虜心欺始俟得安遠塞門然弃綏

德未晚匿其割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虜曰所獻者寨基且四旁  
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上怒甚以讓文公文公亟劄御延前  
劄更不施行時趙高掌機宜於經略司求前劄不獲甚憂恐達  
乃出示之尚驚曰此他人所不敢為也郭師云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禮容皆如牙  
使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御延路奏元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  
蹀躞奉表納旌節告勅其表略曰臣本自祖宗出於帝胄當東  
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業者臣祖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  
舉義旗悉降請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汾境七州並差肩而

克又曰臣父德明幸嗣先扃勉從朝命真王之號風感於班宣  
尺土之封顯蒙於剖裂又曰稱王則不喜朝帝乃是後輻輳屢  
朝山呼齊伏願以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  
遑群情又迫事不得已順而行之遂于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  
為祖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号天授禮  
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  
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敷歡好魚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  
久天長永鎮西邊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

靜江軍留後劉平為鄜延邠寧環慶路副部署屯慶州康定元年

正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聞夏虜將自保安軍土門路入寇移牒使平將兵趣土門救應十五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至保安軍遇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孫合軍趣土門有蕃官言賊兵數万已入塞直指金明會得范雍牒令平元孫還兵救延州平元孫引兵遯明日復至保安軍因晝夜兼行二十二日至萬安鎮平元孫將騎兵先發令步兵飯訖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所止令騎兵先趣延州奪門是時東染院副使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得和將兵二千餘人屯保安軍北碎金谷巡檢方侯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促之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尚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至二十里馬舖乃遇兵及德和政遵各所部兵皆會九五將騎合近万人乃引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唱殺齊進又行五里至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有雪五寸許賊於水東為偃月陣官軍亦於水西作偃月陣相嚮賊稍遣兵涉水為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既而官軍並進擊却之奪其傍牌殺獲及溺水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後及右脛皆中箭會日暮軍士爭挈人頭及所獲馬詣平論功乎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也語未究賊引生兵大至直前盪官軍

官軍却二三十步是時黃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南山衆軍顧之皆潰平子侍禁宜孫追及德和執其馬蹻拜之數十曰太保且當勅兵還與大人并力却賊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從宜孫又請遣兵一二人還訪其父德和不與宜孫與德和俱走平使軍校以劍遮士卒近在左右者得千餘人力戰拒賊退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旁問曰寨內有主將否平戒軍士勿應賊又使詐為漢卒傳送文牒軍士知其詐斫殺之至四更賊使人繞寨詬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揮使李康應之曰徇賊不汝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大至汝徇賊庸足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披甲馬再與賊戰賊又使騎臨陣呼曰汝肯降乎我當捨尔不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我末巡邊何者為降汝欲和者當為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麾騎自四山不可勝計合擊官軍死者甚衆至巳時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騎直前衝陣中央陣分為二平與元孫皆為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頡敦負留後印及宣勅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并頡敦等信逃竄得免是時黃德和自山中南走出日泉縣北稍上散卒得五六百人緣道縱兵士剽竊民家避寇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畜

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虞候張政自戰所脫歸德和  
問曰汝見劉太尉石太尉乎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  
不能知其處道中聞言劉太尉以亡失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因  
言於德和曰劉太尉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士卒死傷且盡太尉  
令軍士曰汝曹勿復發箭今日敗矣吾不能庇汝曹當解甲降  
之耳賊遂執其馬輓而去德和曰果然吾与汝曹當詭言二十  
四日不肯降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  
皆有賞矣政出因播其言於市里云平降賊散卒繼至者皆言  
平降賊以順德和意有蕃落將呂密實見平與元孫為賊所虜  
并得官軍旗幟收卷以去德和問之亦順指意言平與元孫降  
賊以紅旗前導而去德和喜命所親吏戚睿作呂密等狀仍  
增損其語使与己意相傳會睿意謂狀中有名者皆應得賞乃  
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於其中德和即以密等狀為奏云  
二十三日賊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為寨二十四  
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  
出會平僕夫王信自延州來德和与知鄜州張館使雜問之信  
私念其主為大將而為賊所擒可醜因給言賊使李金明來約  
和親平令李康往答之既而康還言元昊欲与太尉西相約結

平即乘馬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剝削信獨脫歸德和起  
詣東廂召信結曰軍士來者皆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和何  
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數日德和召信詣其館謂曰汝太尉  
降賊人皆知之我乃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  
廷將有制獄何能受其榜楚乎我丐汝銀釵一枚汝鬻之速去  
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信信欲亡不得身無衣  
寒甚乃為書遺平子曰信從太尉與賊戰不利太尉入賊

中約和親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賊朝廷將有制獄信當以死明  
太尉忠赤保太尉一家今信衣裘為賊所掠飢寒不可忍願具  
衣及錢糧速寄以來有庖人將如慶州信與書寄之鄜延走馬  
承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二月一日德和將其衆歸延州及  
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衆遣德和歸鄜州聽朝旨尋徙之同  
州德和始懼奏言臣忠盡於國范雍誣言臣棄軍走又以書抵  
鈐轄盧守勲及薛文仲救云有中貴人至者當為力營護之死  
生不敢忘守勲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彥  
博入內供奉官梁知誠即河中府置獄按之先是有詔平僕人  
王信乘傳詣闕既而復械送河中府彥博案治德和及信等不  
隱皆服其實時河東都轉運使王汾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



敗卒二人自虜中逃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為賊繫縛而去  
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斬我縛我  
與何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具獄以聞  
中書樞密院共召大理約法准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  
曲告主者絞二十二日兩府進呈奉聖旨黃德和於河中府腰  
斬梟其首於延州城下王信杖殺

范師雍在鄜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寨  
其子諫曰虜大舉將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則弱不能拒也  
士彬不徙康定元年虜兵大至士彬所部皆降其子力戰而死

彬遂為所擒郭師云

金明既陷安遠塞門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趙振不能救弃安  
遠拔城中兵民以歸又移書塞門寨主高延政曰可守則守不  
可守亦拔兵民以歸延政守半歲救兵不至遂帥衆弃城歸虜  
據險邀之舉衆皆沒及元昊請降遂割其地以賜之郭師云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  
金明縣都監新寨解家河廬閑路巡檢李士彬申四日戌時男  
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唃妹引到宥州未藏屈已團練侍  
者未藏福羅以趙元昊所給宥州山遇全公及姪屈訛相公從

弟吃也相公告身三通來云山遇先在元昊處為樞密兄弟室  
家皆居細項其屈已為婚姻屈已居宥州南沒姑川元昊數誅  
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遇八月二十五日山遇妹夫易里遇  
乞令公以告山遇山遇自河外其侍者二人逃歸既濟河集緣  
河兵斷河津三處二十八日山遇還至細項使其弟三太尉者  
將宥州兵監河津諸屯二十九日山遇使者吃召屈已至細項  
九月一日山遇與屈已坐帳中召福羅告以事狀山遇哭且言  
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聞之以告大王大王  
存至今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為我賈此告身三道赴金明  
導引告延州大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今已發  
兵在細項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我  
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亟來我別以馬七八百匹  
獻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  
監州兵之河上悉發戶口歸朝廷次福羅既得告身屈已送至  
長城嶺南而還福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  
有叛者為元昊所誅已具聞奏今山遇云欲歸明本司商量已  
錄白下告身令士彬復以告身付福羅自從其所告諭福羅以  
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已遣還臣等仍恐虜為姦詐已

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又奏六日保安軍北蕃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狀申詞知山遇相公屈王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寺於二日起兵有衆二千余人劫掠村社族帳只在宥州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遇及弟防禦三防禦姪屈訛相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將麾下十五騎皆被甲執兵抵歸娘族指揮使懷羅家云欲歸命朝廷呂寺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遇寺所以來事故勒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北來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都鈐轄司嚴敕緣邊諸寨及蕃官寺晨夜設備遣人詞候如虜

人自在其境

相攻戰即於界首密行托落毋得張皇或更有

山遇所部未投告者令李士彬寺只爲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詞知事宜節次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涇原路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准此是時知延州管勾鄜延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鄆勸都鈐轄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朱吉高繼隆寺破後橋寨康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鄜延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牋量到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禮賓使環慶路駐泊鈐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打破賊後橋寨先令蕃官奉職巡檢李明領蕃部圍寨繼隆崇

後領大軍繼進與賊聞敵相殺又分孽兵甲令柔遠寨主侍禁  
閣門祇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東谷寨監押奉職立左侍  
禁閣門祇候北路都巡檢郝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  
北門入城又令淮安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劉政東谷  
寨主左侍禁賈慶各部領兵馬入賊界駐泊牽拽策應破蕩却  
吳家外藏土金舍利遇家寺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侍奉官走馬  
承受公事石全正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侍軍負兵士及蕃官  
使喚得力或斫到人頭或傷中重係第一等功勞者凡一百一  
十五人伏乞軀念今來北賊不住來沿邊作過正當用人之際  
特与各轉補名目所貴激賞邊臣及軍各更効命奉聖旨高繼  
隆張崇俊於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郝仁禹以下各轉  
官有羌

康定元年秋夏虜殺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  
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等族以牽制虜勢使東路  
都巡檢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  
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  
押張立將兵趣西谷寨与寨主等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  
丑時俱散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援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

令城門非後兵行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夜宿業樂鎮十  
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犒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  
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斬神樹移來路北都  
巡檢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葉  
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止攻其南擊賞渥等族駐  
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門闢敵福以大軍駐於城南照管策應是  
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於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  
時至白豹城各分部分癸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偽署李太  
尉衙署酒稅務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內禾稼積聚諸將分  
破族帳四十一擒偽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二百五十餘級  
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百偽宣勅告  
身及蕃書五十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  
檢趙明為殿而還

二月十二日趙元昊殺渭州先遣遊兵數千騎入塞侵掠懷遠寨  
靜邊寨籠竿城西路都同巡檢常鼎列肅及諸寨與戰斬獲頗  
衆於是環慶路部署任福及鈐轄朱觀涇原路都監王珪桑懌  
渭州都監趙律鎮戎軍都監李簡監押李禹亨等合兵三萬餘  
人追擊之將作監丞耿傳掌督芻糧亦在軍中賊陰引兵數萬

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温家好水三川口諸將及士卒貪虜獲分道爭進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時官軍追賊已三日士卒飢疲猝與賊遇懌力戰先死福等兵大敗福英珪律簡禹亨肅傳皆死於賊指揮使忠佐死者十五人軍負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伯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殺虜民五千九百餘口熟戶一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斬賊首五百一十級獲馬一百五十四疋康定初夏虜入寇叅知政事宋庠薦供奉官閻門祗候桑懌有勇略今在嶺南請召於西邊任使詔遷內殿崇班充鄜延路駐泊都監頃之徒淫原路駐泊都監屯鎮戎軍至是戰

死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為列校凡六遷至遙領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濕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寧環慶路兵馬部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偽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

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又遷侍御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  
傳至汪原與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  
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虜  
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嗔懷亮墜馬援福馬  
鞅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墜崖死福乘馬運四月鐵簡  
與虜鬪身被十矢頰中二刃乃為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  
之贈武勝軍節度檢校大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為隴西郡  
太夫人妻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副使懷亮贈  
率府副率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惟恭惟讓皆除殿直

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贈甚多

王立字成之維州北海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寧化軍判官天  
聖四年為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  
貢者甚衆所過煩擾為公私患立奏令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  
洞又城施州通雲安軍道以運監朝廷嘉之歷江南東陝西河  
北東路轉運使并州有群盜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至  
并州選巡檢兵士十五人自隨陽云以護行裝微詞知盜處掩  
捕盡獲之五日中獲拾捌人盜賊遂息自河東徙揚州明道二  
年以太常少卿為戶部副使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

夫徙知密州秩滿歸卒

知延州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李彬父子  
遂攻安遠寨門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賊斫壞兩重門監押侍  
禁邵元吉繼下軍士斫退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去  
賊遂合衆屯於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  
出東西城之後及兩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石  
擊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鈐轄盧  
守勲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資酬賞以勵後來又奏栲栳寨主  
殿直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  
職王懿皆死於賊邵元吉及寨門寨主供奉官 德權監押右  
侍禁王繼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玘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  
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吉遷  
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充安遠寨主

慶曆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竊以元昊叛朝廷未能誅討欲為  
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  
而困此經久之策也臣前至涇原見緣邊堡寨瀕損應增置者  
甚衆合計度修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已未役作甚若又聞  
來春欲令興修永洛結公二城以通秦州經原救應之路其間



自涇原章川堡至秦州糜穰寨一百三十里並是生戶所居只於其中通達一徑須作二大寨十餘小堡乃可通計其土工何營百万更須採伐林木作樓櫓營廨又須分正兵三四千人屯守積蓄芻糧所費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又救應山外比積目儀州黃石河路只省得兩程况劉滄昨已殺降永洛城一帶生戶李中和降隴城川一帶蕃部各補署職名充熟戶將來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為梗則知不須城寨已可往來今迤裏要害城堡尚多闕漏豈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緣邊四路部署司涇原經略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來春且令修築逐地未了堡寨其永洛結公二城權住修築候向去城寨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以為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狄青戶洙即知修永洛城即今便与未便詔如琦議罷修先是內殿崇班謂州西路巡檢劉滄建築修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部署鄭戡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戶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戡知永興軍戡因極言等二城之利不可罷遣滄與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

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滄士廉令罷役蕃部皆遮止滄等請自備財力卒修二城滄士廉亦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之意別致生變遂城之洙以滄士廉違節度命狄青往斬之青囚之以聞於是城中蕃漢之民皆逃潰生戶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帝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迹致賞罰間或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永洛城事比之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輒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劄與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程戡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况永洛城今已修畢惟女牆少許未完弃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十六日詔戡等卒城之

琦所論十三條大略言永洛左右皆小口種落不屬大朝今奪取其地於彼置城於元昊未有所損於邊亦無益一也緣邊禁軍弓箭手連年借債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須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弊二也將未修成上件城堡計須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並須入中和采所費不啻三萬也自東涇源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為未知得儀州黃

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永洛一帶城寨自近歲修城黃石河  
路秦鳳兵往涇原並從腹內經過遂程有驛舍粮草若救靜邊  
寨北永洛只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北永洛却近一程今未  
永洛勞費如此又多踈虞也於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  
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爲城寨太多分却兵勢每路正兵不  
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二萬人今涇源秦鳳兩路若  
更分兵守永洛一帶城寨則兵勢轉弱兼元昊每來入殺不下  
十余萬人若分三四千人於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  
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  
而已如此是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况自來諸路援兵極不  
過五六千人至一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先爲賊  
馬阨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鈔  
截五也自隴川入秦州由故開路山陔險隘行兩日方至清水  
縣水北十里則麻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是  
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最爲孤絕其東路隔限永洛城一帶生  
戶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爲籬帳只備西路三都公帶賊馬來  
路今若開永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墾耕種蕃  
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

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麻穰寨扼斷故關及永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人聞官中開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緣邊地土最為膏腴自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員求先刺手背候有空閑地土標占為之強人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稅緩急西賊入寇則和家逃入內地事過之後却未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哺族新城內射地土居住取便與蕃部交易昨來劉滄下唱和修城之人尺量此輩於官中未見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州至永洛城凡六程若將來西賊以兵圍脅永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與前來膏懷敏救定川寨覆沒大軍事躰一般所以涇原路患見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却兵馬二恐救應轉難八也議者言修永洛城不唯通兩路拔兵亦要彈壓彼處一帶蕃部緣涇原秦鳳兩路除熟戶外其生戶有嗟鶻谷者達谷必利城臆家城古渭州龕谷洮河蘭州疊宕州連宗哥青塘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為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為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

強盛之時當今取之實為無用九也今修永洛城本要通兩路  
之兵其隴成川等大寨須籍秦鳳差人修置今秦川文彥博累  
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亦合動移十也九邊上臣僚圖實  
効者特於選舉將校訓練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備寇之  
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唯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  
戩差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賚知微作都大照  
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是轉官酬獎之人不期與尹洙狄青  
所見不同遂致中輟希望轉官皆不如意今若永洛城復終則  
隴川等又須相繼興築其遂處所差官負將校人人只望事了  
轉官豈肯更慮國家向去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  
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各二尺以來其劉滄  
憑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向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  
聽從此狄青等所以收提送禁奏告朝廷今來若以劉滄全無  
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計修永洛城經久利害只  
聽鄭戩等爭氣加誣則邊上師且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  
二也陝西四路唯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  
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遣人議和自楊守  
素回後又經月餘寂無消耗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

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賊姦計大未可量朝廷當獎勵逐路  
即自豫作支梧今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為無過而却加罪主師  
實見事跡未順十三也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刑迹論列邊事持  
其究其利害略去嫌疑所貴處置不差事存終久

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賊不知萬數圍通州城攻擊  
四日夜乃退尋令鄉兵趙素等探候西賊尚在後河川赤土嶺  
毛家塢一帶下寨未起去州三十二里州司竊慮西賊虛作退  
勢誘引大兵追逐別設伏兵奔衝州城見不輟令人探候及申  
并代部署司乞救應次

麟府路走馬承受公事樊玉奏竊見本路軍馬司往麟州公文  
自七月二十七日被西賊攻圍西城一十八日至九月九日午  
時其賊拔寨過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一帶下寨去州約十五  
里其夜當州令通引官魏智及百姓康千白政等偷路往州東  
探候建寧寨已為西賊所破賊於周回下七寨殺虜寨主監押  
及寨內軍民焚蕩倉場庫營民居啟樓戰棚皆及其賊亦不輟  
下屈野河來奔衝州城當州日夜拒守軍民危困今遣百姓李  
珣飛騎長行王晏偷路告急乞軍馬司星夜進程發兵救應河  
東路轉運使文彥博奏昨西賊圍豐州及寧遠寨其并代州都

部署通州團練使王元麟府州鈐轄東染院使昭州刺史康德  
輿只在府州閉壘自守並無出兵救援之意以至八月七日寧  
遠寨破十九日豐州破二十一日西賊引退已遠麟州路通二  
十三日元等乃牒府州索隨軍十日糧草計人糧馬料九千石  
草五万六千束以二十六日出軍呂尋急令保德火山奇嵐軍  
人戶各備脚乘於府州請般上伴隨軍其王元康德輿只於府  
洲城外五七里下寨坐食所般糧草經三日復將部所兵馬入  
城亦不先告人戶令知其人戶等見軍馬入城謂是西賊將至  
皆蒼黃奔竄入城弃所般糧草脚乘並在野寨明日方令人戶  
般所餘糧草於倉場回納切緣人戶請般糧草雇賃脚乘所費  
至重臣取得人戶雇脚契帖每般隨軍草一束糧一斛不以遠  
近日數計錢一貫文省如此費耗若一兩次何以任持若或  
出軍擊賊遠救城寨須要糧草隨行雖有重費不可  
辭勞其如賊退已遠麟州道路已通方領軍馬出城又不取  
前去追襲却只去府州城外五七里劄寨令人戶運糧元軍何  
以自安方今西事未平捍邊全籍良將若王元康德輿驚下之  
材如此舉動必致敗事伏乞朝廷明行重典以戒懦夫別擇武  
臣村以邊事詔昨以西賊圍閉麟府州專差王元及并代州鈐

轄供備庫使楊懷志往彼策應自部領軍馬到府州並不出兵  
廣作聲援救應致陷沒豐州及寧遠寨其康德與係專管勾麟  
府路軍馬公事亦只在府州端坐不出救應已降勅命王元降  
右衛將軍陵州團練使楊懷志降供備庫副使康德與落遙郡  
軍令逐路部署司通行戒勵仍令王元康德與分折上件因依  
聞奏

寶元二年六月壬午趙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除屬籍華戎  
之人有能捕斬元昊者即除靜難軍節度使仍賜錢穀銀絹元  
昊所部之人能歸順者並第推賞丙戌詔河東安撫司牒北

朝安撫司以趙元昊背叛河東緣邊點集兵馬慮北朝驚疑

寶元二年九月金明都監李士林捕得元昊偽署環州刺史刘乞  
移送京師斬于都市元昊令乞移入延州界誘保寨蕃官故也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殺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  
侍禁門：祇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跨馬舞二劍以出大呼  
云欲闚將者平門諸將無敢敵者遵獨請行因上馬舞二鐵簡  
與賊格鬪賊應手腦碎餘衆遂却頃之遵又橫大鋸刀率百餘  
人進陷虜陣至其帳前而還凡三出三入所殺者幾百人遵馬  
倒為賊所害聞賊中皆歎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



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  
直兄弟亦以差拜官丙子黑風自西北起京師晝晦如墨移刻  
而止丁丑始遣中使存問劉平石元孫家屬加賜贈四月戊子  
陝西都轉運司奏請令淮江南造紙甲三二万副本路給防城  
手力詔委逐路州軍以遠年帳籍製造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  
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無備乞於京東西州軍增置弓  
手辛丑詔天章閣待制高若納為京西躰量安撫使侍御史知  
雜事張奎為京東躰量安撫使就委點集甲辰中書門下奏諸  
路並宜增置弓手以備盜賊詔除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已從點  
差及川峽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路分量戶口多少增置戊  
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并河北置驛三千頭載軍器輸陝西詔  
減一千頭仍增京東西南路

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強壯陝西京東京西新添弓手  
皆以二十五人為團七置押官一員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一  
人五都為一指揮置指揮使一人教習

慶曆三年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温台州巡檢軍士鄂鄰  
殺巡檢使殺掠數十州境亡入占城泉州商人印保以私財募  
人之占城取都等七入而歸梟首廣州市乞旌賞詔補殿侍監

南劍州酒稅初內臣溫台巡檢張懷信惟可雲號張列挈康定  
元年鄴寺不勝怒忿殺之至是始獲焉李士彬世為萬國胡酋  
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  
鐵壁相公夏虜素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  
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知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  
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於士彬於是降者曰至  
分隸十八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  
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膽墜於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  
士彬由是益驕又以嚴酷御下而多有所侵欲其多怨憤者元  
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歲元昊遣  
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新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  
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于市者皆斂而葬之官為致祭真既出  
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為內應士彬時在黃惟寨聞虜至索馬  
左右以弱馬進遂輕以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軍主以珠  
帶示毋妻使逃毋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使人詞虜皆為  
所禽明日騎至城下元昊割士相耳而不殺後十餘年卒為於

虜中

慶曆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貯雨水至是

水竭知州苗繼宣拍泥以塗橐積備火箭射賊有謀者潛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過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日城中無水何暇塗積斬謀者解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於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須幾人從行告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衆請禿髮衣胡眠挾弓矢賣糧上詐為胡人夜絕而出過虜問則為胡語答之兩晝夜然後出虜寨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告復間道入城上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告奉職本州指使

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此兒為王吉子而為虜所獲尚何以求為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殺不過一矢即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返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倉卒無以拒我則

成禽矣吾前後數十戰未嘗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邈川首領喃廝羅有三子曰磨檀角特檀董檀：允集點叔二兄而并其衆喃廝羅老國事皆委之董檀秦鳳經略使張方平使人誘董檀入貢許奏為防禦使重檀遣使入貢會知雜御史吳中復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許戎啓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契丹以女妻董檀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之戰屢所敗嘉祐六年秋諒祚遣使請尚公主鄜延經略司奏之朝廷鄜延不納其使會諒祚舉兵擊董檀屯於古渭州之側右渭州熟戶諸酋

長皆懼以為諒祚且來併吞諸候皆議方平訴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為守城之備尺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以自救

樞密張公云

皇祐末古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公悉分屯於永興汪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關西震聳方平仍驛書言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於上曰臣昔在秦鳳邊人言虜欲入寇前後甚衆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上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檀矣諒祚尋復為董檀所敗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薛向云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喃厮囉遣使李  
波末裏瓦寺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亥樞密院奏喃厮囉前  
妻今為尼已有二子曰瞎氈磨氈喃厮囉再娶喬氏女今為妻  
詔喃厮囉前妻賜紫衣師号及法名今妻賜邑号瞎氈磨氈角  
並除團練使

康定元年四月癸巳秦鳳路部署司奏磨氈自請奮擊夏虜乞朝  
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從之捌月辛丑詔屯田員外郎劉渙往  
秦州至邈州以耒勾當公事渙知晉州自言請使外國故也

熙寧中朝廷遣沈起劉彛相繼知桂州以圖交趾起彛作戰舡團  
結洞丁以為保甲給陣圖使依此教戰諸洞驩然士人執交趾  
圖言攻取之策不可勝數嶺南進士徐百祥屢舉不中第陰遺  
交趾書曰大王先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  
祥才略不在人後而不用於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國欲  
大舉以滅交趾兵法先人有奪人之心不若先舉兵入寇百祥  
請為內應於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欽廉雍三州百祥未得間  
往歸之會石鑑與百祥有親奏稱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廉欽  
巡檢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討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  
呼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逵檄廣西轉運司按鞠百祥逃去

自縊死 郭師云

交趾賊熙寧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連破欽廉二州又破邕州管下太平平仁二寨二十七日圍邕州知州皇城使蘇緘晝夜築城力戰所殺傷蠻人甚多城因以固九年正月四日廣西鈐轄張守節等過崑崙赴闕援兵少輕進三千余人悉為蠻衆稱桂王歐正辭偕桂州牧攻環州殺官吏詔以虞部員外杜杞為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委以便宜經略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為州將治其衆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群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於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誓習以為常茂州民甚若之熙寧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為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路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領都鈐轄李琪已罷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延慶下百常檢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築之既而蠻酋群訴於百常稱城基侵我地乞罷築百常不許訴者不已百常以挺驅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興築

才大餘靜州等群蠻數百奄至其處茂州兵才二百人百常師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師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聞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衆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長二人為樞木所殺蠻兵乃退既而四月初屢來攻城皆不克而退然遊騎猶遠四山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東路通綿州皆為蠻所據百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及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求援於是蜀川駐泊都監孫青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兵擊之青死而士卒死傷不多又有王供備寺將數千人自隴

東道入時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靜州等蠻使遶其前而自後圍之雍溪上流官軍既涉而決之殺溺殆盡既而鈐轄司命百常與之和誓蠻人稍定蔡延慶奏乞朝廷遣近上內臣共經制蠻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專制蠻事中書樞密院劄子皆云奉聖旨講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劄子掩襲叛蠻其年五月中正將兵數千自箕宗關入經恭州蕩州境乘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虜掠畜產焚其廬舍皆盡既而復與之和誓至七月又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乃還奏云事畢始蔡師恐監司不肯應給軍須故奏乞近上內臣共事中正受宣命凡事

事皆與都鈐轄司商議中正將行奏云茂州去成都遠若事大小一與鈐轄司商議恐失事機乞委臣專決聞鈐轄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軍事進止皆乙出蔡不復得預聞事既施行但聞知而已監司皆附之遂奏蔡延慶區處失宜致生邊患又延慶既與和誓而臣引兵入箕宗聞蠻渝約出兵拒戰蔡由是徙知涇州以資政殿學士馮京代之又奏范百常築城侵蠻地生邊患坐奪一官勒停龐西田肥美靜時等六州引生羗據其地中正不能討北路遂絕故事與蠻為和誓者蠻先輸貨謂之抵兵又輸永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財物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後輸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劔門於誓場酋家皆集人人引於劔門下過刺牛豕血唾之掘地為坎反縛羗婢坎中加耒耜及棘於上人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云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永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其買羗婢以氈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先自劔州過蠻皆怨而輕之自是剽掠不絕

狄詔 范百常云

慶曆四年四月丁巳梓夔路鈐轄司奏瀘州清井監蠻攻三江寨詔秦鳳路兵千人擊之

慶曆四年七月梓州路轉運司奏知瀘州侍禁閣門祗候李康伯



令教練使史受招諭滑并叛蠻酋長斛敦等出降乞旌賞及補受殿侍充滑并監一路巡檢李康伯與提點刑獄

皇祐四年懷智高世為廣源州酋長役厲交趾稱廣源州節度使有金坑交趾賦歛無厭州人若之智高桀黠難制交趾惡之以兵掩獲其父留交趾以為質智高不得已歲輸金貨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終為所滅乃叛交趾過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詣邕州求朝命補為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未恐疆場生事却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數入為盜先是禮賓使开贊坐事出為洪州都指揮使會殺有薦其材勇前所坐簿可收使詔

除御前忠佐將兵戍邕州贊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敗為智高所擒恐智高殺之乃紿言我來非戰也朝廷遣我昭安汝耳不幸部下人不相知語相與鬪遂至於此因諭以禍福智高喜以為然遣其黨數十人隨贊至邕州不敢復求刺史但乞通貢朝廷邕州言狀朝廷以贊妄入其境取敗為賊所擒又欲脫死妄許其朝貢為國生事罪之黜為全州都指揮使智高之人皆却還智高大恨且以朝廷及交趾皆不納窮無所歸遂謀作亂有黃師宓者廣州人以販金常往來智高所因為之畫取廣州之計智高悅之以為謀主是時武臣陳瑛知邕州智高陰

結珙左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拔所部之人及老弱盡空泂江而下凡戰兵七千餘人五月乙巳朔奄至邕珙閉城拒之城中之人為內應賊遂陷邕州執珙等官吏皆殺之司戶叅軍孔宗旦罵賊而死智高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泂江東下橫貴潯藤梧康封端諸州無城柵皆望風奔潰不二旬至廣州仲簡性愚且狠賊未至間僚佐請為之備皆不聽至遣兵出戰賊使勇士數十人以青黛塗面跳躍上岸廣州兵皆奔潰先是廣州地皆蜺殼不可築城前知州魏瓘以壁為之其中隘甚小僅可容府署倉庫而已百姓驚走輦金宝入城簡閉門

拒之曰我城中無物猶恐賊未况聚金宝於中邪城外人皆號哭金宝悉為賊所掠簡遂閉門拒守轉運使王罕時巡按至梅州聞之亟還番禺鄉村亡賴少年乘賊勢至相剽掠州縣不能制民遮馬自訴者甚衆罕乃下馬召諸老人坐而問之曰汝曹嘗經此變乎對曰昔陳進之亂民間亦如是時有縣令籍民間強壯者悉令自衛鄉里無得他適於是鄰村亦不能侵暴鄰村一境獨安罕即遍移滕州縣用其策且斬為暴者數人民間始安罕既入城鈐轄侍其淵等共修守備賊掠得海舡崑崙奴使登樓車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圓以為礮每發輒殺數人晝夜攻

城五十餘日不克而去時提點刑獄鮑軻欲遷其家置嶺北至南雄州知州貴而留之軻乃調廣聲聞日有所奏罕在圍城中無奏章賊退朝廷賞汝弼而責罕之坐左遷

五月乙巳朔丙寅儂智高攻廣州壬申詔知桂州陳曙將兵救之初直史館楊旼繼業之族人也曾為湖南提點刑獄討叛蠻隼士卒同其若士卒受之時君父喪六月乙亥詔起旼為廣南西路鈐量安撫使旼儒者迂闊無威諸將不服尋罷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壬戌智高解廣州圍西還攻賀州不剋廣東路鈐轄張忠初致到官所將皆烏合之兵智高遇戰于白田忠敗死西路鈐轄蔣偕性輕率卒措如狂人軍于太平場初不設備九月戊申智高襲擊殺之丙寅又敗官軍于龍岫洞丁巳以余靖提舉廣南東西路兵甲尋為經略使又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與靖同討智高西路鈐轄王正倫于館門驛遂陷昭州樞密副使狄青自出戰擊賊庚午以青為宣徽使荆湖南北路宣撫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大臣為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為相對云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制故也今青

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号令復不得  
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  
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  
見其涯不可不慎青昔在廊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  
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  
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并處置民事則  
其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弃城及芻糧走  
保邕丁丑智高陷賓州靖引兵揚言邀賊函監押守邕州監押  
亦走甲申知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  
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  
人擊智高為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日壬申朔智高與曙戰於金  
城驛曙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弃捐器械輜重其衆交趾王德  
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  
丁未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  
五年正月青主賓州余靖陳曙皆未迎謁時饋運未至青  
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為備上  
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元師如僚采無所嚴憚每議事各執  
所見喧爭不用其命己酉狄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

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余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  
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進二萬人或說儂智高曰騎  
兵利平地宜遣人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俟其兵疲食盡擊之無  
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  
趨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於歸仁鋪青使步  
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  
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  
立執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長槍之後斷蠻軍為三旋而  
擊之槍立為東蠻軍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  
高走還城官軍追營城下夜營中驚呼蠻聞之以為官軍宜進  
攻弃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由州不及而還智  
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  
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章士籍之昔曹  
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外敵尚多卿為  
使相安肯復為朕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  
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  
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為國朝未

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為青謀也昔衛青已為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為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復為青訟功於中五月乙巳竟以青為樞密使

先朝時所司奏

安道寡人能獲智高者有孔目官楊元卿進士石鎮等十人皆獻策請行安道一。問之以元卿策為善元卿曰西山諸蠻凡

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請往以逆順諭之一族順從使之轉諭他族無不聽矣若皆聽命則智高將誰與處此必成禽矣安道悅使賫黃牛鹽等往說之二族隨元卿出見

安道安道皆補校絲裝飾譜牒如告身狀慰勞燕犒厚賜遣之於是轉相說諭稍。請降先是智高築宮於特磨寨及敗擄其母弟妻子往居之聞諸族俱叛惶懼留其母及弟智光繼封於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將兵衛之智高自將兵五百及其妻六子奔大理國欲借兵以攻諸族諸族走告石鎮 鑑安道使元卿等十人殺諸族揀克等六州兵襲特磨寨殺押衙獲其母弟

子以歸安道欲烹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所獲非智高母子妾人妄執之以于賞耳於是安道奏送京師請囚之以俟得智高辨其虛實詔許之緣道不縻繫供侍甚嚴至京師館於政府司朝夕給飲膳惟所如奉驕子月費錢三百餘貫病則國醫臨視後數月智光狂發歐防衛者欲突走伯庸上言智高母致病不幸無以懲蠻夷之又徒費國財養之無用請戮之上怒曰余請欲存此以招智高而卿等專欲殺之耶自是群臣不敢言智高母年高六十餘隆準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識不慧智高使知所部州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奪之繼封年十四智高長子智高之僭立為太子繼明八歲安道以獲智高母召其所親黃汾於韶州使部送至京師汾自幕職遷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職鎮除齊即其餘皆除齊即殿侍以元卿鎮曉蠻語皆留侍儂母九鄉等皆憤歎曰昔我初獲母余侍郎謂我等勿入京師留此待官賞耳我等皆曰智高殺我等親戚近數十口我願至京師分此嫗一嚮食之豈如今日朝夕事之若孝子之養母執政者仍戒我云汝勿得以私憤逼殺此嫗設有不幸我等當償其死耶數見執政涕泣求歸不許

皇祐中儂智高自邕州東流東下時承平歲久緣江諸州城柵墮

弊又無兵甲長吏以下皆望風逃潰贊善大夫知康州趙  
謂僚屬曰賊鋒甚盛吾州衆寡不敵必不能拒賊然吾與

監押為國家守城賊至死之職也諸君先賊未至宜與家屬避  
之山中師道亦置其家屬山中師道妻方產棄子於草間而去  
師道在城上妻遣奴與師道相聞師道怒曰吾已與汝為死訣  
尚寄聲何為引手射奴殺之時賊已在近師道與監押閉門守  
城賊攻陷之師道坐正廳事射殺賊數人然後死賊以城人拒  
已悉焚其官府民舍殘疾之進至於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曹  
覲微服懷州印匿於民間賊搜得之延坐與食謂曰尔能事我

我以爾為龍圖閣學士覲罵曰死蠻汝安知龍圖閣學士為何  
物乃欲污我賊怒斬之及事平朝廷贈覲諫議大夫師道太常

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賜賚甚厚棄城者皆除名編管

前廣州通判康衛云

儂智高將至廣州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仲簡尚未之信殊不設備  
榜於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動欲竄逃者斬及賊至簡閉子城拒  
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閉門不納悉為賊所殺掠簡陰具舟欲  
與家屬逃去僚屬以為不可會轉運使王罕巡行他州聞賊至  
亟還至入廣州城悉力拒守幾陷者數四僅而得完提點  
刑獄鮑軻止於南雄州調賊動靜相繼以聞及賊退朝廷責



弊又無兵甲長吏以下皆望風逃潰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道  
謂僚屬曰賊鋒甚盛吾州衆寡不敵必不能拒賊然吾與兵馬  
監押為國家守城賊至死之職也諸君先賊未至宜與家屬避  
之山中師道亦置其家屬山中師道妻方產棄子於草間而去  
師道在城上妻遣奴與師道相聞師道怒曰吾已與汝為死訣  
尚寄聲何為引手射奴殺之時賊已在近師道與監押閉門守  
城賊攻陷之師道坐正廳事射殺賊數人然後死賊以城人拒  
已悉焚其官府民舍殘滅之進至於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曹  
覲微服懷州印匿於民間賊搜得之延坐與食謂曰尔能事我

我以爾為龍圖閣學士覲罵曰死蠻汝安知龍圖閣學士為何  
物乃欲污我賊怒斬之及事平朝廷贈覲諫議大夫師道太常

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賜賚甚厚棄城者皆除名編管

前廣州通判康衛云

儂智高將至廣州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仲簡尚未之信殊不設備  
榜於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動欲竄逃者斬及賊至簡閉子城拒  
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閉門不納悉為賊所殺掠簡陰具舟欲  
與家屬逃去僚屬以為不可會轉運使王罕巡行他州聞賊至  
亟還至入廣州城悉力拒守幾陷者數四僅而得完提點  
刑獄鮑軻止於南雄州調賊動靜相繼以聞及賊退朝廷責

罕奏章稀少點監信州稅仲簡落職知筠州以鮑軻  
為勳職欲以為本路轉運使臺諫有言而止

將偕將千餘人晝夜兼行追儂智高至黃富場蠻人伺  
知官軍飢瘦夜以偕傳寨飲之即將中斬偕首因縱擊  
其衆大破之梟偕及偏裨首於戰處而去 李章云

儂智高圍廣州既久城中窘急而賊亦疲乏又不習水戰常懼海  
賊來抄其寶貨東莞縣主簿兼令黃固素為吏民所愛信 知

賊情乃募海上無賴少年得數千人舡百餘艘泝流而下夜趨  
廣州城鼓譟而進大驚即時進去廣州命固率所募之衆泝流  
追之而賊棄舡自他路去追之不及會通判孟造素不悅固乃  
按固所率舟中之民私載鹽鹵於上流販賣及縣中官錢有出  
入不明者攝固下獄治之誣以臧罪固竟坐停任既而上官數

為辨雪治平中乃得廣州幕職 蔡子直云

石鑑邕州人嘗舉進士不中第儂智高陷邕州鑑親屬多為  
賊所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據邕州秘書監  
余靖受朝命討賊鑑以書于靖言邕州三十六洞蠻素受朝廷  
官爵恩澤必不附智高向者從智高東下皆廣涼州蠻及  
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其餘皆驅掠二廣之民也今智高

邕州財力富強必誘脅諸蠻再圖進取若使智高盡得三十  
六洞之兵其為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靖以  
朝廷威德說諭諸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孤立不支破矣靖乃  
假鑑昭州軍事推官間道說諸洞酋長皆聽命惟結洞酋長黃  
守陵最強智高深與相結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粳糯及魚四面  
阻絕唯一道可入智高遺守陵書曰吾鄉者長驅至廣州所向  
皆捷所以復還邕州者欲撫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張忠將  
偕輩皆望風授首步兵易其不支憂所未知者騎兵耳今聞狄  
青以騎兵來吾當試其之戰若其克捷吾當長驅以取荆

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則吾寓汝洞中休息士卒從特磨  
洞借馬教習騎戰候其可用更圖後舉必無敵矣并厚以金珠  
遺守陵守陵喜運糯米以餉智高鑑使人說守陵曰智高乘州  
縣無備橫行嶺南今力及勢窮復還邕州朝廷興大兵以討之  
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為無事隨之以取族滅且智高父存  
最本居 州弟祿為武勤州刺史存勗襲殺存祿而奪其地又  
以女嫁廣源州刺史因省其女遂引兵襲殺刺史及其婿而奪  
其地此皆汝耳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譬如虎狼不可  
親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見汝且為虜矣不可不為之備守

陵由是狐疑稍踈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先為之備逆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為狄青所敗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名善馬智高悉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布變儂夏誠又以其母妻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智高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將於夏誠所居之東十五里紇箐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共殺西川使其母以特磨之兵自邕州殺廣南鑑請詣特磨寨說夏誠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絃水鑑幾為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於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斗糧募諸洞丁壯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為內應取之必矣靖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為鑑後繼常與鑑相距十程鑑募洞下得五六千人率之以前進知邕州蕭注曰廣源州本屬田州儂智高父本山獠襲殺廣源州酋豪而據之田州酋長請往擊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繡智高父由是富強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惡之遣兵襲虜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余衆臣事交趾既長因朝於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欲奪其國事竟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納智高謂其徒曰今吾既得罪於交趾中國又不我納

無所自容止有及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徙居右江文村陰察  
官軍形勢與邕州姦人相結使為內應在文村五年遂襲邕州  
陷之

儂智高圍廣州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晝夜未嘗眠  
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與之開門降賊淵適遇  
之諭士卒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為奴僕負擔滯其巢穴朝廷又  
誅汝曹父母妻子不若併力完城豈惟汝家亦將有功受賞矣  
士卒乃復還登城罕夜寢於城上淵忽來徐撼而覺之曰公勿  
驚公隨身有弓弩手罕曰有乃與罕師弩手二十餘人銜枚至

一處俯見賊已踰壕蟻附登將及堞矣城上人皆不覺指示弩  
手使射之賊乃走出壕外賊退淵終不言裨將謀叛之事熙寧  
中致仕介甫知其為人特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  
安壯范堯夫以為陰之報云堯夫云

元豐五年韓秉國知潁昌府官滿有旨許令再中書舍人曾鞏草  
告詞稱其純明直亮既進呈上批其後曰按維天資忿戾素無  
事國之意朋俗罔上老不華心朕以東宮之舊姑委便即非所  
望於承流宣化者也而曾鞏草詞乖可解贖銅十斤別草詞以  
進

元豐三年瀘州蠻乞第犯邊詔四方館使韓存宝將兵討之乞第所居曰歸來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十月存宝出兵值久雨四十餘日出寨才六十餘里留屯不進遣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罪請降軍中食尽存宝引還自葭瀘州至還凡六十餘日朝廷責其不待詔擅引兵還命知雜御史何正臣就按斬之更命林廣將存宝部兵及環慶兵點南兵合四萬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離瀘州四百餘里即深舊

七馬切竹茂也俗讀着婿

皆高陔險絕竹木茂密華人不能入蠻所恃以自存者也蠻逆戰於舊外廣擊敗之蠻走廣伐木開道引兵踵之又二百餘里

至歸來州乞第逆戰又敗乃師其衆竄匿五年正月己丑廣入歸來州唯茅屋數十間分兵披捕山箐皆無所獲所費食尽得蠻所儲粟千餘斛數日亦尽饋運不繼先是有實封詔書在走馬承受所題云歸來州乃開至是聞之詔云若至歸來討捕乞第必不可獲聽引兵還是役也頗得黔南兵皆土丁遇出征日給米二升餘無稟給諸州民夫負粮者既輸糧官不復給食以是多餒死不還有名籍可知者四萬人其家人輔行及送資裝者不預焉軍士屯瀘州歲餘罹瘴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費約緡錢百餘萬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潞公對曰臣等  
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然亦幸值時無李輔國  
王守澄之徒用事於中故臣等得効其忠懃耳上撫然有間而  
善之仁宗官已雖有蒙寵信甚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庇也  
由是不能弄權

熙寧中王韶開熙河諸將皆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獨辭  
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詎敢曰衆人  
皆受獨君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  
受竟辭之時人重其知耻

孔鳴于鬼切魯山處士攸之弟也爲順陽令有虎來至城南鳴率  
吏卒往逐之鳴最居其前虎據大吼吏卒皆失弓槍偃什虎來  
搏鳴有小吏執硯遂當其前虎啣以去鳴取獵戶毒矢挺身逐  
之左右諫不可鳴曰彼代我死我何忍不救之逐虎入山十餘  
里竟射中虎奪小吏而還小吏亦不死

汪輔之為河北以輕躁得罪勅令分司久之除知虔州到官日上  
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云插筆有風空圖無日或解之曰  
杜牧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  
去樂遊原直望昭陵屬意怨望有言復全分司

永洛既失首守夏國以書繫矢射於環慶境上經略使盧秉弃之虜乃更遣所得俘囚齎書移牒以遺秉不敢不以聞其詞曰十一月八日夏國南都統星昂菟名濟乃謹裁書致于安撫經略麾下伏審統戎方面久嚮英風應慎撫綏以副傾注昨於兵役之際提戈相軋今以書問贖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忠於所事不得不得如此耳夫中國者禮之所從出必動止猷為不失其正苟聰誣受間津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豈不為夷狄之差哉昨朝廷暴驅甲兵大行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遂有去年靈州之役今秋永洛之戰較其勝負與前日議為如何哉且中國祖宗之世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窮討之策既嘗施之矣諸邊津撓之謀亦嘗用之矣知僥倖之無成故終歸樂天事人之道兼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西連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為我強援今與中國乘隙伺便角力競鬪雖十年豈得休息哉即念天民無辜被茲塗炭之苦孟子所謂未有好殺能得志於天下也况夏國主上自朝廷見代之後夙宵興念謂自祖先之世于今八十餘年君事中朝恩禮無所虧貢聘無所怠何期天子一朝見怒奉兵未代令膏血生民



戮戮師旅傷和氣致凶年覆土之由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  
蓋邊臣幸功上聽致惑使祖宗之盟既沮君臣之分不交載省  
厥由悵然何已濟乃遂探主意得移旨諭伏惟經略以長才結  
上知以沉謀幹西事故生民之利病宗社之安危皆得別白而  
言之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顯史而隋室之變生於玄感此皆明  
智已得於胷中不待言而後諭也方今解天下之倒懸必假英  
才鉅德經略何不进讜言排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和如初生  
民重覩太平寧有意也讜如此則非唯弊國蒙幸寔天下之大  
惠也意鯁詞直塵瀆安撫經略麾下

元豐四年秋朝廷大舉討夏國命內臣李憲措置秦鳳熙河節制  
環慶汪原昭應河東麟延路軍馬昭宣使眉州防禦使王中正  
措置河東路節制麟延昭應環慶等路軍馬九月丙午中正將  
河東兵六万民夫荷糧者亦六万餘人發麟州才數里至白草  
平即奏已入虜境留屯九日不进遣士卒往來就芻糧於麟州  
十月乙卯始自白草平引兵西行三十里至鵝枝谷止丙辰至  
四皓峯丁巳以陰霧復留一日是日行不过四十餘里丙寅度  
無定河循水而行地多濕人畜往、陷不得出晚至橫山下神  
惟澤遇廊延副使都總管种諤兩營相距數里先是諤止言乞

不受王中正節制會諤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許之明日詔書至  
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趣夏州時何東夫見鄜延夫言此去緩  
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千餘人河東轉運判官莊公岳等  
斬之不能禁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  
趙成管勾隨軍錢糧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  
揮轉運使揚息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  
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忘誤乞之於帝筆自後始以片  
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為鄜延受  
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帄云止可備半  
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糗糒及種諤既得詔不  
受中正節制委中正去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乃遣官  
屬引民夫千餘人索胡人所窖穀藪之糜得千餘石庚午至夏  
州時夏州已降種諤中正軍於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時朝言  
禁入賊境抄掠賊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色思  
戰諸將皆言於中正曰鄜延軍先行所獲功甚多我軍出境近  
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於天子且食盡矣請襲取宥  
州聊可籍口中正從之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餘家遂屠  
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餘人獲牛馬百六十羊千九百軍於城

東二日殺得馬牛羊以充食甲戌畿內將官張真知府州折克  
行引兵二千餘人戮糜窖遇虜千餘人與戰敗之斬首九百餘  
級丙子至牛心亭食尽丁丑至柰王井遇鄜延掌機直景思義  
得其糧遂引兵趣保安軍順寧寨己卯王中正軍于婦娘嶺下  
不敢入寨遣官屬 糧於福寧兵夫凍餒僵仆於道未死衆已  
啜其肉食之十一月丙戌得朝旨班師乃歸延州計士卒死亡  
者近二万人夫逃歸者大半死者近三千人隨軍入寨者万一  
千餘人馬二千餘匹死者幾半驢三千餘頭無還者初上令王  
中正種諤皆趣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入虜境望空而行無  
鄉道乍候性畏怯所至逗留恐虜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  
令軍士滅松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駟鳴  
及食尽士卒憤怒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婦中正頗  
聞之乃於衆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金  
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旦於順寧寨境上就  
食莊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之上  
怒命械擊公岳等於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  
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等止備半月糧片昏為驗臣等  
陰備八日糗糒今出寨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上乃

命脫械出外荅欵中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謂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無它既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初河東戔民夫十一万中正減糧數止有六万餘人餘皆令待命於保德軍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麟州出踵中正軍凡四万餘人遣晋州將官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兵出塞反不知道所從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詔夫還更令隰州趣延州餉中正會天章閣待制趙高領江東轉運使奏冬氣已深水東草枯饋運難通乃罷之

王中正既還延州分所部兵屯河東諸州山東兵往七百十爲群擅自潰歸朝廷命所在招撫給券遣歸本營士兵亦有擅去者會高遵裕靈州失利詔中正自延州引所部兵救之中正移書召河東分屯兵知石州趙宗本將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庭下喧譁呼万歲宗本父子閉門相保又有山東將官王從正部兵亦不肯發從正曉諭數日乃行會遵裕已至慶州詔中正引還宗本從正各降二官士卒不問王中正在河東令轉運司勾押吏與陳安石同坐計度軍糧吏曰都運在此不敢坐中正叱曰此中何論都運司事辨奏汝班行不辦有劔耳

高遵俗既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戔兵自涇原築寨稍前直抵

靈州攻之可以必取詔從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於夫役下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司復調夫饋糧以和雇為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詔若軍乏糧斬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於山澤不受調吏往輒毆之解州加知縣以督之不能進命巡檢縣尉逼之則執挺欲鬪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出前寨凍餒死者十五六存者皆悍行無鬪志倉卒蓄積皆竭群臣莫敢言獨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遜辭謝之樞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懌晦叔因請解機務即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源來為上泣言必若出師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勞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禹玉禹玉迎見以好言悅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師之任邪聞者代禹玉發慙六月詔罷涇源之役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與承議郎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節制軍事八月禧舜舉與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万及諸路役兵始修永洛隄米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洛北倚山南臨無定河

三面皆絕崖地誠險要虜騎數來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發國  
人十丁取九以為兵近二十萬人糞百日糧屯於涇原之地俟  
官軍出塞而擊之既聞城永洛即引兵趣鄜延邊人未告者前  
後十數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遷官之妹也  
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於米脂禧等恐沈括分  
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隄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  
兵三萬餘人於永洛括禧舜舉以八千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  
人走告虜騎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舜舉復如永洛丁亥虜  
騎至城下禧命鄜延總管曲玘領城中兵陣於崖下水際禧舜  
舉稷植黃旗坐於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陳前至食時  
未絕裨將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成陣衝擊之庶幾  
可破不從虜與官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玘  
曰禧今衆心已搖不可復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  
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俄而虜鳴笛於陣虜騎爭渡水犯  
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陳前戰未幾選鋒  
先敗退走洛踐後陳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裨死者數人士卒  
死及弃甲南走者幾半曲玘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迺狹騎  
兵奔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時樓堞皆未備水

寨爲虜所據城中乏水至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玘度城必不守白禧請師衆突圍南走獨愈於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弃城邪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玘師衆數百人踰城走免禧舜舉授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聞曲玘敗永洛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令李憲將環慶兵數万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

徐禧在廊延秉勢使氣常言用此精兵破彼羸虜左縈右拂直前刺之一步可取三級諸將有獻策者禧輒大笑曰妄語可斬虜陳未成高永能請擊之禧曰王者之師豈可以狙詐取勝邪由

是遂敗

趙閱道抃熙寧中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兩浙旱蝗未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高輻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抗越尤著張濟云

趙閱道為人清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偕行後知成都并二侍者無矣蜀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

人他日上以問閔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閔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閔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景仁云

曾布為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坐左遷詔命始出朝士多未知之布字望之或問劉貢甫曰曾子避席又問望之何如曰望之儼然介甫聞之不喜由是出貢父知曹州公

佐云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顧門之晦叔方為之開柙可否語簡而

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皆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辨也而同僚或為辨之伯淳云

上好與兩府議論天下事嘗謂晦叔曰民間不知有役矣對曰然上戶昔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矣下戶昔無役今率錢則苦矣上曰然則法亦當更矣伯淳云

晦叔與師正並命入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佐佑閣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討瀘戎蠻拔數柵斬首數百級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戎瀘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於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何言是



也乃除四方館使

伯淳云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加罰錢百分之二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 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以為愜

楊作云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捏之乙真甲偽也詰之果服蓋方有棒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倍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悶硬偽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之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為我推寃不則汝曹均分輸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稅河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

吏不敢考訊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則氣結故懼

王罕知潭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為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却之則勃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傲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罕命引歸廳事召使前徐問嫗雖言雜亂無次而有可曉者乃本為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妾所逐家貧為妾尺據之嫗屢訴於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直其事以家貲還

之吏民服其能察究

李南公云

舊制試院門禁嚴密家人日遣報平安傳數人口訛謬皆不可曉常若之皇祐中王罕為監門始置平安曆使吏隔門問來者詳錄其語於曆傳入院中試官復批所欲告家人之語及所取之物上曆罕遣吏隔門呼其人讀示之往來無一差失自知舉至封彌謄錄巡鋪共一曆人皆見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是後遵以為法身見

元豐元年正月十五日夜張燈太皇太后以瘵疾不能食不出現故上於閏月十五日夜於禁中張燈露臺妓樂俱入太皇太后

疾尚未平酒數行而起 李偕曰云

其平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新知邠州薛昌朝久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療之數日而愈上聞之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療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即除麻胡翰林醫官賜金紫仍賜金帛直數千緡

岐王夫人馮侍中拯之曾孫也失愛於王屏居後閣者數年元豐二年春岐王營遺火尋撲滅夫人聞有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見之結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与王二嬖人共譖之曰火殆夫人所為也王怒命內知客鞠其事

二婢不勝拷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二婢而且哭於太后曰新婦所為如是臣不可與同處太后怒謂上必斬之上素知其不睦必為左右所陷徐對曰彼公卿家子豈可遽尔俟按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召二婢使宮官鄭穆同鞠於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命宮官馮誥錄問上乃以具獄白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慰諭曰汝無罪勿恐且命徑指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亦慰存之太后與上繼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曰乃縱火則無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誠不足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削髮出外為尼太后曰聞汝詛罵

岐王有諸對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巾使  
送夫人於瑤華宮不披戴舊俸月錢五十緡更增培之厚加資  
曰候王意解當復迎之君貺云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遵裕出旱  
海皇城使涇原副都總管劉昌祚出胡盧河共趣靈州詔昌祚  
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  
透闕必若不任事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  
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聞之即上賀  
表曰臣遣昌祚進攻已克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  
以為城朝夕可下徒昌祚軍於閑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  
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撲拙不  
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塹又欲以軍法斬昌祚衆共解之昌祚  
憂患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  
不叶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  
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戰何謂降也

元豐三年開封府界提點陳向建議令民賞及三千緡者養戰馬  
一匹民甚苦之薛師正時為樞密副使初無異議及事已施行  
向詣樞密院曰事師正欲厭衆議拆難甚苦向怒以告諫官劾

竄劾奏師正為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陳而背誹以盜名由是罷為正議大夫知潁州諫官又言其罪黜之後不杜門省咎而賓客集其門日以百數對客有怨憤語改知隨州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季定坐不糾彈落職知河陽

富公為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更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礼引坐語從容送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稍上効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公曰凡待人無貴賤賢遇禮自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觀之於安門市為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識與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吊唁往來垂泣其得士大夫心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尽忠

愛民盡仁推惻恒至誠之心充於內而見於外能如是乎

初遷人李公義建言請為鐵龍爪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沉之水底繫絙以舡曳之而行宦官黃懷信以為鐵爪只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絙兩端釘大舡相距八十步各用革車絞之去耒撓蕩泥沙已又移舡而濬之事下大名安撫司安撫命金堤司管范子淵集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官滿入京師王介甫問子淵濬川鐵杷龍爪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淵困變言此誠善法但當時同官議不合耳介甫大喜即除子淵都水外監丞置濬川司使行其法聽辟指

使二十人給公使庫錢子淵乃於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二物䟽濬各置曆書其課曰某日於掃䟽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實水深則杷不能及底虛曳去耒水淺則蹇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蹇向而曳之所書之課皆妄撰不可考驗也會都水監丞程昉建議於大名河曲開直河既成子淵屬昉稱直河淺牒濬川司使用杷濬之度幾附以為功昉從之既而奉上狀昉子淵及督役指使各遷一官先是大名河每歲夏水漲則自許家港溢出及秋水落還復故道皆在大堤之內熙寧八年子淵復求功乃令指使諷諸掃申太名府云今歲七分入許家港三分行

故道恐河勢遂移乞牒濬川司把䟽濬故道府司從之是歲旱  
港水所侵田不過萬頃子淵用把不及一月而罷九年子淵上  
言去歲大河幾移賴濬川把得復故道出民田數萬頃其督役  
官吏更乞酬獎事下都水監司行奏稱子淵等有奇功乞加優  
獎是時天下皆言濬川把鐵龍爪如兒戲適足資談笑王介甫  
亦頗聞之故不信都水監之言更下河北轉運安撫司令保奏  
會介甫罷相文潞公上言河水浩大非把可濬秋涸固其常理  
雖河濱甚愚之人皆知濬川把無益於事臣不敢雷同保明共  
為欺罔奏上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於都水轉運司兵按視濬

川利害本乃興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司陳知儉共按  
問諸掃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把未至間已增二尺把至又增一尺  
又從此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復不惟此一年乃奏水落實非把  
所致子淵在京師先聞之遽上殿言熊本陳知儉陳祐甫意謂  
王安石出文彥博必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把為不便臣聞本  
奉使按事乃詣彥博納拜從彥博飲食祐甫知儉皆預焉及屏  
人私語今所奏必不公且覩彥博之意非止言濬川把而已陛下  
一聽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逢蠅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  
上以為然於是知雜御史蔡確上言熊本奉使不謹議論不

公乞更委官詳定濬川是非十年詔命確與知諫院黃履詳  
定有非是者取勘聞奏確於是置獄逮繫證充二百餘人獄  
踰半年不決上又命內供奉官馮宗道試濬川把於汴水宗道  
辭以疾上令侯宗道疾愈必往試之宗道乃請與子淵偕往每料  
測量有深於舊者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每日具實  
奏聞上意稍寤治獄緩會榮澤河提急詔判部水監愈克往治之河  
危將決賴用濬川把疏導得完具畜以聞上嘉之於是治獄益急  
時却赦將近詔濬川事不以赦原獄具子淵上言詐不實熊本陳祐  
甫坐赴食違制陳知儉坐報制院不實元豐元年正月卒未敕

熊本落知制誥奪一官以屯田員外郎分司范子淵陳祐甫奪  
二官職任如故陳知儉奪一官充替知儉云

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嘗召立之問曰有建議欲決  
白馬河愷以淤東方之田者何如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對曰  
此策雖善但恐河決所傷至多昔天聖初河決白馬東南汎濫  
十餘州與淮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橫貫常城斷地  
使往還之路無乃不可介甫沉吟良久曰聽使一淤亦何傷但  
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賢校理劉攽貢父好滑稽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獻策曰梁山



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餘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  
介甫傾首沉思曰然安得處所貯許水乎貢父抗声曰此甚不  
難介甫欣然以謂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則足以  
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鳳翔民献策云陝州南有澗水西流入河若䟽道使深  
又鑿陝石山使通穀水因道大河東流入穀水自穀入洛至鞏  
復會于河以通漕運可以免底柱之險介甫以為然教下京西  
陝西轉運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戶曹王泰王泰欲言不  
便則恐忤朝廷獲罪欲言便又恐為大笑乃申牒言今至穀水

上流相度若䟽引大河水得至澗縣境入穀水委實利便可行  
盖出澗縣境則硤石大山屬陝西路故也陝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随河勢向背改易不常其處於春首發數州  
夫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  
私勞費盖汴口官吏欲歲興夫役以為己利耳今嘗家口在孤  
栢嶺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乏絕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  
易或水小則為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大則請斗門以泄之介甫  
善其議而從之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後歲介甫出知江寧會汴  
水大漲京師憂懼朝廷命荆都水監少卿宋昌言任視之昌言

白政府請塞管家口獨留輔渠韓子華呂吉甫皆許之時監丞  
侯叔猷適在外不預議昌言至汴口牒問提舉汴口官王琬等  
二口水勢琬等報管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管  
家口朝廷從之叔猷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叔猷譖昌  
言附會韓呂塞管家口故變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  
言懼求出得知陝州會熙寧八年夏河皆新口汴水絕叔猷屢  
上言由昌言塞管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猷開之既通流於是昌  
言及王琬各降一官昌言乃徙即判監李立之仍出知陝以叔  
猷代之立之未離京師河皆管家口汴水復絕一如前日朝廷

更命叔猷開之亦不罪叔猷也

立之云

元豐元年春塞村口發民夫五十万役兵二十万欲鑿故道以道  
可之不行則决河北岸王莽河口任其所之恐其浸滙南及京  
城故也天章閣待制韓頴都水監丞刘璪河北運判汪輔之掌  
之邦彦云

舊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益梓利夔四路皆  
食井鹽河東食十一鹽自餘皆食海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  
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  
運解鹽賣之其益利井鹽俟官無解鹽即聽自賣九年有殿中

丞張景溫建議請推河中華五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聽人告訐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買官鹽食之不尽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驟怨鹽折抄舊法每席六緡至是才直二緡有餘商不入粟息儲失備朝廷疑之乃召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與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鄴附介甫意言景溫法可行今不可改盡言其非而更為別割稱據景溫申官賣鹽歲獲利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失此利再取旨上復令與公弼議之公弼條陳實無此利於

是嚴開封河中等州益州等路賣鹽獨曹濮等數州行景溫之

法公弼云

吳仲卿蔡子正等為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司文潞公為樞密使以為不可元原之為翰林李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原之計其吏兵之祿及牧田可耕種所以奏稱兩監歲費五十六萬緡所息之馬用三萬緡可買詔悉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莊一監選其馬可充軍馬用者悉送沙苑監其次給傳置其次賣之牧田聽民租佃仍令轉運司輸每歲所省五十三萬緡於市易務馬既給諸軍則常給芻粟及練衣糧所費甚廣諸監馬送

沙苑者止四千餘匹在道羸死者殆半國馬盡於此矣時熙寧

八年冬也馬士宣云

熙寧初余罷中丞復歸翰林有成都進士李戎牧書見訪云戎少  
孝聖人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後其詞孟浪高自稱譽大  
率如此又獻役法大要以謂民苦重稅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  
聞因稅破產也請增天下田稅錢各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  
命役重輕為三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谷二斛中下等以是為  
差計產役猶有羨餘可助經費明公儻為言之於朝幸而施行  
公私不日皆富矣矣余試奉一事難之曰衙前為何等戎曰上

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敗失者或破萬金之產彼肯  
顧千五百錢兩斛之谷來應募耶戎不能對余因謝遣之  
曰僕已去官戕君宜詣當官獻之君無何復來投書曰三皇  
不聖五帝不聖自生民以來唯孔子為人耳孔子沒孟  
軻以降蓋不足言今日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  
遽還其書曰足下何得為此語固請留書余曰若留君書  
是當時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  
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語於同列以資戲笑特韓子華知  
成都戎亦嘗以此策獻之子華大以為然及入為三司使

欲奏行之余與同列共笑且難之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  
為相同置制三司條例司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為善  
產役之議自此起時李戒已得心疾罷卒歸成都  
矣身見

介甫之再入相也張諤建言往者衙前經歷重難皆得場  
務酬獎享利過厚其人見存者請依新法據公數應給  
緡少數外餘利追理入官謂之打抹專委諳州長吏檢  
括如有不盡以違制罪之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於是諸  
州競為刻剝或數十年前嘗經酬獎今已解役家貧  
貧破所應輸錢有及二三千緡者往不能償而自殺

介甫申明按問欲奉之法曰雖經拷掠終是本人自通皆應減二  
等由是却賊盜無死者劉嶋云

先朝以來夔州路減省賦上供無額官不推酒不禁茶鹽務以安  
遠人為意

熙寧八年五月內批張方平樞密使介甫即欲行文書吉父畱之  
日當俟脫集更議之因私於介甫曰安道入必為吾屬不利明  
日再進呈遂格不行居賦云

三司使章惇嘗登對上譽張安道之美問識否惇退以告吉

甫明旦吉父與安道同行入朝行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  
安道縮鼻而已其暮安道方與客坐惇呵別及門謁入安道使  
謝曰素不相識不敢相見惇慙作而退故蔡承禧彈惇云朝登  
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室為此也由是上惡安道未幾皆出

王  
承僮云

介甫參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請使出居於外  
太后怒臺上言辟光離間兄弟宜加誅竄辟光揚言王參政  
呂惠卿來教我上此書今朝廷若深罪我終不置此二人者  
惠卿懼以告介甫上欲竄辟光於嶺南介甫力營救止降監當

而已呂猷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聞於上猷可坐罪中丞  
知鄧州蘇子容當制曾公召諭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  
當是時介甫猶在全陵惠卿監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  
制詞云當小人交構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士大夫頗以  
子容制詞為非子容以魯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  
言他事非言岐嘉者也子容深悔之嘗謂人曰介甫雖黜  
逐我口怨之不若曾公之深也

蘇亮云

卿秉執政弄權者雖潛因喜怒作威福猶不敢亂資序廢  
敎令王介甫引用新進資淺者多借以官苟為己盡力則

因而進擢或小有迂意則奪借官而斥之或無功者無過則暗計資考及常格然後遷官如呂吉甫弟升卿新及第為真定府觀察推官初無資考使之察訪京東還除淮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皆須升朝為之借以太子中允尋名為崇政殿說書及介甫其吉甫有隙升卿復於上前詆訐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尚以宣力久特遷太祝監無為軍統練身甫以泗州軍事推官為崇文院校書兼檢正官及坐鄧綰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資為漳州軍事判官

胡宗回云

介甫用事坐違忤斥逐者雖累經赦令不復舊職如制知誥李大臨蘇頌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外補幾十年經三赦大臨才得待制頌不得秘書監及熙寧十年圓丘赦頌除諫議

大夫 宗回云

熙寧七年圓丘赦中書奏謫官應復者四十餘人中旨悉復舊原呂吉甫叅知政事意所惡者皆廢格不可如胡宗愈劉摯皆坐為臺諫官言事落職外補至是惟摯復館職宗愈為蘇州通判一不需息摯嘗言曾布、為吉甫所惡故也十年圓丘赦宗愈始復館職

宗回云

介甫用新進為提轉其資在通判以下則稱權叢遣知州稱  
權又遷則落權字李順卿云

何決以錄事叅軍提奉梓州路常平倉等所至暴橫捶撻吏民  
以立威皆竄匿無地氣陵提轉直出其上公牒州縣云未得  
當司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轉運使李竦判官陳  
充其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詣之白事下馬於門外  
循廊而進至其坐榻之側亦不為起決欲廢廣安軍衆  
議以為旁去它州遠不可廢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賢校  
理何涉所撰鼓角樓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

要害之意決曰凡事當從公論此妄語何足憑也李竦  
等具奏其狀詔罷歸決泐道上奏訟竦等無所不道至京  
師下開封府鞠問決索帑方幅以答款府司以數百幅給  
之乃一紙書一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  
官時所遣提奉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決最為甚劉嶠云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簽書判官事韓公雖重其  
交季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  
迂闊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  
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乎王廷平不在此人頗



識難字介甫聞之以鞞公為輕已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  
誥言事復多為韓公所沮會遭母喪服除時韓公猶當國  
介甫遂留金陵不朝恭魯公知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介甫  
於上強起之其意欲以排韓公耳 蘇亮云

上將詔用介甫訪於大目爭稱善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  
偽而辨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 蘇亮云

魯布改助役為免役呂惠卿大恨之 蘇亮云

介甫使徐禱王古按秀獄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輔按之亦無  
狀迹王雱危之以讓練亨甫呂嘉問亨甫等請以鄧綰所言

惠卿事雜他書下秀獄不令丞相知也惠卿素加恩結堂吏吏  
遽報惠卿於陳州惠卿列言其狀上以示介甫介甫對無之歸  
以問雱乃知其狀介甫以雱時已寢疾憤怒遂絕介甫以是慙  
於上遂堅求退 蘇亮云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  
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奉一事定為浮  
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退遂移疾卧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  
間於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乃起 蘇亮云

諫議大夫程師孟嘗請於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生與公

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  
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  
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怜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  
籍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姪安國願死托生  
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蘇亮云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必問所從來介  
甫曰陛下他人為密而獨隱於臣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  
之李評介甫由是惡評竟擠而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密事質於  
上上問於誰得之介甫不肯對上曰朕無隱於卿獨有隱於

朕乎介甫不得已曰朱明之為臣言之上猶是惡明之明之介  
甫妹夫也及介甫出鎮金陵吾父欲引介甫新暱置之左右薦  
明之為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為誰以直請沈季長對上  
即召季長為侍講吉甫又引弟升卿為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  
進講多捨經而談財谷利害營繕等事上時問以經義升卿不  
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辭屢屈上問從誰  
受此義對曰授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尔季長雖黨附介甫  
而常非王雱王安石禮及吉甫所為以謂必累介雱等深惡之故  
亦不甚得進用也

伯淳云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初寒暑雨之怨亦無邪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為之謀曰今取門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介甫從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不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

鞠承之云

熙寧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問疾自朝至暮十士返鑿官脉狀皆使馭行親事齋奏既愈復給假十日將治又

給三日又命兩府就第議事

伯純云

興化縣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自稱王待制未為夫人見妻將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与夫人當坐於舡門簾下見舡過輒問得非胡尉乎既而得之奉家悲喜丞往撫視涕位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其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為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欲勻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

蘇亮云

內侍李憲既怨介甫罷其南征乃言青苗錢為民害上以內批罷之介甫固執不可而上先是州縣所歛青苗錢使者督之復散

盡乃已官無餘蓄至是刺留五分省憲發之也蘇亮云

介甫既罷相冲卿代之於新法頗更張禹玉始無異同御史彭汝礪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珪從而和之今吳充變行新法王珪亦從而和之若昨是則今非今是則昨非矣乞令珪分折禹玉由是力主新法不肯變汝礪又言俞充為成都轉運使與官官王中正共討茂州蠻媚事中正故得都檢正又言李憲擁兵驕恣由是不得居臺中加職館充江南東路提刑礪固

辭館職蘇亮云

呂升卿於上前言練亨甫以穢德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

信臣言臣老母敢以為誓於是臺諫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悌放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詛其母比安國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罷江西轉運副使削中允落直集賢院以太祝監無為軍酒稅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王得臣云

吉甫言王安禮以館職狎遊無度安由是乞出一章即許之除知潤州介甫猶以吉甫先居憂在潤州欲使安禮采其過失故也得

臣云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

顧兄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為必  
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  
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書力  
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公恐為家禍介甫不  
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  
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  
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  
家僕及先人發掘丘壠豈得不預我事也

仲通思正蘇亮云

士大夫以濮不正咸疾歐陽脩有謗其私於子婦者御史中丞彭思

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於上前不肯  
起詔二人具析語所從來皆無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

謫官仍勅榜朝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  
列中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須閱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  
敢以法私人及辨章之屢聞皆憑譎而無考及云其事暗昧不  
切審實又曰苟無根之毀是聽則謾欺之路大開上自邇僚下  
逮庶戶閨門之內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脩  
由是薦為御史既而反攻脩尋亦外遷其謝上表曰未乾薦  
補之墨已閑射羿之弓

熙寧十年七月王韶獻所著名曰發明自身之孝皆荒浪狂譎之語  
其一篇曰法身三門其略曰敷陽子既罷樞密副使知洪州於  
廬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像號曰太虛無極真人遂立三門  
一曰鴻樞獨化之門二曰萬靈朝真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  
太虛無極真人獨化行於天下方賴幽明顯晦有誠無識皆會  
而朝之太虛無極真人出獨化之門建大法旗擊大法鼓擊提  
玉印臨大庭而躬接之其書凡十萬餘言皆倣此既而進御又  
摹印以遺朝中諸公及天藩鎮李校其妖妄無所忌憚如此王  
公儀得其書以示余

觀文殿學士知洪州王韶謝上表曰為貧而仕富貴非學者之本心  
予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曰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  
庭爭則或貽同列之忿指擿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為以至聖論  
雖時有小差然臣言亦未嘗曲徇又曰曉然知死生之不迷灼  
然見古今之不異通理尽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著書  
亦足以贊一朝之盛美知雜御史蔡確上言韶不才忝冒自請  
便親敢因謝表辭旨怨憤指斥聖躬公為罔慢於是洛韶覩文

殿學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圍邕州也介甫言於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為然既

而城陷上欲召兩府會議於天章閣介甫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介甫憂沮形於言色王韶曰公居此尚爾况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辦之手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為不能辦介甫由是始与韶有隙蘇亮

李士寧者蓬州人自言學多詭數善為巧數竒中目不識書而能口占作詩頗有才思而詞理迂誕有類讖語專以妖妄惑人周遊四方及京師公卿貴人多重之人未嘗見其經營及有囊索而資用常饒猝有賓客十數玆饌立具皆以為有歸錢術王介甫尤信重之熙寧中介甫為相館士寧於

東府且半歲日與其子弟遊及介甫將出金陵乃歸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孫頗好文學結交士大夫有名稱士寧先以私入睦親宅与之游士寧以為太祖肇造宗室子孫當享其祚會仁宗有賜英宗母仙遊縣君挽歌微有傳後之意士寧竊其中間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世居喜賂遺甚厚表默云

進士策適試補監生第一介甫愛其所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言其皆奏除官令於中書習李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

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祿寺丞館閣  
校助檢正官月餘而卒禧稱旨禧無孝術而辨口揚眉奮髯足  
以移人意上或問以古事禧對此非臣所孝云其說皆雍語  
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又言禧母及妻皆  
非良家禧與其妻先姦後昏妻恃此淫佚自恣禧不敢禁又言  
禧前居父喪而博為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鄭俠聞人進士  
及第熙寧七年春上以旱災下詔聽吏民直言得失俠以選人  
監安上門上言親制使選人監京城門民所賣物無細大皆征  
之使貧民愁怨人主居深宮或不知之乃畫圖并進之朝廷以  
為狂笑而不問會王介甫請罷相上未之許俠上言天旱安石  
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寧府是日雨俠自以  
為所言中於是屢上疏論事皆不省是歲冬俠疏上幾五千言  
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且言王安石作新法為民害呂惠卿  
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時立異與之校計請黜惠卿進用  
馮京呂吉甫大怒白上奪俠官汀州編管俠貧甚士大夫及吏  
民多怜之或遺之錢米頃之上問馮當世卿識鄭俠乎對曰臣  
素不之識御史知雜張琥聞之陰訪求當世與俠交通狀或語  
以當世嘗從俠借書畫遺之錢米琥即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



有跡而敢面謾云不識又俠所言朝廷機密事俠選人何從知之必京教告使之上言上以章亦當世實對不識乞下所司辯正惠卿乃使其黨知制誥鄧潤甫與御史臺同按問遣人舒賈乘驛追俠詣臺索其篋笥中文書悉封上之直還特除京官以賞之臺中掠治俠其疏所與交通者皆逮繫之僧曉容善相多出入當世家亦收繫考驗取當世門曆閱視賓客無俠名俠素師事王雱而議論常與雱異與王安石同非新法安國親厚之俠既上既安國索其草視之俠不與安國曰家兄為政必使天下共怨怒然後行之子今言之甚善然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揚流布於人者我也子必以其草視我俠曰已焚之矣俠詣登聞檢院上疏集賢校理丁諷判檢院延坐與啜茶詢其所言稱獎之諷又嘗見當世語及俠當世稱俠疏文辭甚佳小臣不易敢爾俠既竄遂前三司副使王克昌與之舊命其子駙馬都尉師約資送之師約曰師約通姻帝室不敢與外人交請具銀伯兩大人自遺之克昌從之於是臺司收安國諷等鞠安國自陳無此語臺司引俠使證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劾小人欲為詆譭邪安國慙懼即服罪潤甫等深探俠獄多所連引文繫不決上以其校蔓令歲前

必令徹具臺官皆不得歸家徹成惠卿奏俠謗國欲致之大辟  
上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念豈宜深罪之但移英州編  
管而已當世罷政事以諫議大夫知亳州王克臣奪一官丁諷  
落職監無為軍酒稅王安國追出身以來教告於歸田里曉容  
勒歸本貫其餘吏民有與俠交遊及饋之者皆杖臀二十遠州  
編管仍賜詔介甫慰諭又以安禮權都檢正以慰其心

克夫  
張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使臣王永年宗室之婿自南方罷官押錢綱數千緡詣京師私  
用千餘緡冀妻家償之其妻父叔反不為償三司督之急永年

知叔皮嘗於上元夜微步遊閭里乃夜叩東府門告變叔皮及  
弟叔教私詣一者云已有天命謀作亂密造乘輿服御物已  
具初開封府判官吳幾復按驗皆無狀永年引虛病死獄中方  
免叔皮公弼云

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婿也監今擢門文書庫翰林學士楊繪待制竇  
卞皆嘗奉之永年監賣官文書得錢費於娼家畏其妻知之偽  
立簿云買金銀若干遺揚內翰若遺干竇待制亦嘗買緡帛及  
酒遺繪卞及提舉京百司集賢修撰張芻繪受之卞止受其酒  
芻俱不受又嘗召繪卞飲于其家令縣主手掬酒以飲卞繪縣

主以永年盜官文書事白父叔皮叔皮白宗正司牒按其事永  
永年夜叩八位門告變詔吳幾復按之永年告變事今已明白  
其盜官物寺事請付三司結絕既而三司使沈括奏事涉兩制  
請付御史臺窮治皆奉旨依知雜御史蔡確奏幾復不發摘卞  
繪等賊汀避事惜情熙寧十年五月繪責授荆南節度副使卞  
落職管勾靈仙觀吳幾復知唐州上以芻獨不受其饋遺未幾  
遷諫議大夫知鄧州 李南公吳辨叔云  
知制誥鄧潤甫上言近日群臣專尚告許此非國家之美宜用敦厚  
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尋有中旨以陳述古為樞密直學士

宋次道為龍圖閣直學士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

王得呂云

韓魏公判相州有三人為劫為鄰里所逐而散既而為魁者謂其徒  
曰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殺之衆諾他日又劫一家執其老嫗榜  
捶求貨鄰人不忍其傳呼末語賊曰此姥更無他貨可惜榜死  
其徒即刺殺之州司皆處三人死刑堂後官周清本江寧法司  
後為三司大將王介甫引置中書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駁審刑  
大理寺刑部斷獄違法得當者一事遷一官故刑房吏日取舊  
按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將四年遷至供備庫使行堂後  
官事清駁之曰新法凡殺人雖已死其為從者被執雖經拷掠

苟能先引服皆從按問欲奉律減四等今盜魁既令其從云有  
救者先殺之則魁當為首其從用魁言殺救者則為從又至獄  
先引服當減等而相州殺之刑部不駁皆為失入死罪事下大  
理大理以為魁言有救者先殺之謂執兵技來鬪者也今鄰人  
以好言勸之非救也其從自出己意手殺人不可為從相州斷  
是詳斬官竇平周孝恭以此白檢正劉奉世奉世曰君為  
法官自圖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則不可為失入奉世曰君自  
當依法此豈必欲君為失入邪於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  
執前議再駁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為是大理

不伏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開簽書相州判官日斷此獄  
聞周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文潞公之子大理  
評事文及甫陳安民之姊子吳冲卿之壻也冲卿時為首相安  
民以書召開云爾宜自來照管法司竭其家貲入京師欲貨大  
理胥吏問息耗相州人高在寺在京師為司農吏利其貨與中  
書吏數人共耗用其物實未嘗見大理吏也為皇城司所奏言  
賈三千余緡行求大理事下開封府按鞠無行賂惟得安民與  
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冲卿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  
可了乃移其獄下御史臺司旬數日所按與開封無異會冲卿

在告王珪奏令確共按之辟寺丞劉仲弓推鞠收大理寺詳斷  
官竇平周孝恭寺枷縛暴於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賄事皆  
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為平孝恭寺其實他囚也潤  
甫心非確所為慘刻而力不能制確引陳安民置枷於前而問  
之安民懼具道嘗請求文及甫及甫已白丞相甚垂意確得其  
辭甚喜遽欲其潤甫登對奏之言丞相受請枉法潤甫止之明  
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實無受賄事而蔡確  
深探其微滋蔓不已竇平寺皆朝士榜掠身無完膚皆銜冤自  
誣乞早結正上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上使人止之不得前命

諫官黃履監察御史黃廉御藥李舜奉同詣臺按驗三人與  
潤甫確坐簾下約都不得語引囚於前讀示以所承之辭令實  
則書實虛則自陳寃囚畏獄吏之酷皆書款引實驗拷掠之痕  
則無之履寺還奏確又上言陳安民請求文及甫事違宰相鄧  
甫潤黨附執政不欲推寃故早求結正上遂大怒以潤甫為固  
謾確為忠直元豐元年四月丙辰潤甫落翰林學士中丞以右  
諫議大夫知撫州告詞曰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詆欺內懷  
顧避中允監察裏行上官均亦嘗上言確按獄深刻降授光祿  
寺丞知郾武軍光澤縣告詞曰不務審克苟為朋附俾加閱實

不如所言確自石正言除右諫議權中丞確遂收文及甫繫獄  
及甫懼亦云嘗白丞相言固是又云嘗屬冲卿子群牧判官太  
常博士安持確又收刑房檢正刘奉世奉世先為樞府檢詳冲  
卿自樞府入相奏為檢正雅信重之確令大理稱受奉世風旨  
出相州獄世懼亦云於起居日嘗受安持屬請又欲收安持上  
不許令即訊安持恐被收亦言嘗以屬奉世時三司使李承之  
副使韓忠彥皆上所厚承之嘗為都檢正忠彥魏公之子也確  
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數為上言確檢彼之情上意亦解趣使  
結正六月乙丑劉奉世落直史館監當吳安持奪一官降監當  
文及甫衝替陳安民追停韓忠彥贖銅半斤餘連坐者十餘  
人周清遷一官冲卿上表請退及闔門待罪者三四上輒遣中  
使召出令視事確屢帥臺諫官登對言罪吳安持太輕上曰子  
弟為親戚所屬請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輩但  
欲共攻吳育出之此何意耶以確所彈奏劄還之言者乃止公

虞李舉之王得臣伯淳馮如晦云

卷之四十一



